

修身家衛生十箴

布衣：大衣之衣，書生本色，錦繡雖華，物命可惜，裘裳罷御，代以手織，橡膠利用，奚事皮革，國奢示儉，矯風宜急。蔬食：刀俎生靈，充我口腹，人而不仁，野蠻遺俗，矧於衛生，有禍無福，如何茹素，清潔遠毒，鹹得菜根，香味具足。露宿：至需要者，空氣日光，宜障蔽者，雨雪風霜，山居野處，避簷謁祥，春秋佳夕，月明花香，幕天席地，自在徜徉。早起：鷄鳴而起，寅賓晨曦，平日之氣，長養護持，清明在躬，興會淋漓，日新又新，俛焉整潔，嚮晦晏息，勿戀荒嬉。節慾：食色大欲，與生俱來，情盛滅性，樂極生哀，受之以節，庶無後災，其他嗜好，務絕根莖，精神壽命，視此制裁。寡言：吉人辭寡，多言數窮，傷神耗氣，啟羞與戎，圭玷難磨，金絨可風，不叩不鳴，君子如鐘，天何言哉，感而遂通。習勞：人爲動物，民生在勤，勞心勞力，乃聖乃神，日用飲食，工作必親，多能鄙事，兼可操身，先勞後獲，妙樂無倫。養靜：擾擾大千，營營衆生，因物付物，無將無迎，動靜皆定，心境雙清，方寸之地，一塵不驚，湛如止水，屹苦長城。內省：學子通病，意外徇人，盡求諸己，日省吾身，自過自訟，汰僞存真，收視返聽，壹志凝神，天人合一，物我長春。達觀：置身雲端，得失榮枯，瞬息已杳，因東相尋，不了自了。萬古一杪，得失榮枯，瞬息已杳，因東相尋，不了自了。

病 家 須 知

- 一 病家須具有審醫之成見信醫之忠實認清醫生之學術無不成功不可得病亂投醫以致誤事審醫雖非普通常識然而不外乎情理問無無理的事
- 一 醫生比如指迷者病者如迷路之人一經指引必須實行否則非中途停止另聘他醫甚則參加已見陽奉陰違及至誤事過由誰負
- 一 主病人須知道由壯而病由病而壯比如行路往返一樣遠必須漸漸就痊復其原狀爲止那有很重的病一時就好的道理呀
- 一 怎樣知道見好哪除聽醫生言論外主病人考察病者飲食起居大小便等較比未治以前怎樣一轉機就是見好果能主病人有見解醫生有程度病者信仰受術三者一湊無論何症必得成功
- 一 有時終不成功者何也因患者元氣耗喪已極古人謂之行尸即學術怎高碍難挽救比之緣木求魚陸地行舟萬無此理所以人在無病時須知修持偶然得病一治即愈只有一綫生靈未盡即可挽回否則終歸不保非醫生之過也後載衛生要素一篇望祈注意焉



(我學精神醫的真的相)

此種學說不論男女老幼均可學習並非如何能文常識怎樣果能洗心滌慮知有根本衛生有志救己救人者人人可以學習人人可以達到健康身體有登耄耋之壽焉

(精神醫之程度在鍛鍊中分爲三級)

(初級) 學精神醫在用氣功時期爲初級

(中級) 若得真空管穿透開竅通開任督衝帶維繫之八脈者爲中級

(高級) 由八脈已開天人一貫養足元陽孕育出神者爲高級

學精神醫煉成氣功時期只能治小病故列爲初級

學精神醫者得到真空管功夫時則週身脈絡齊通刷洗潔淨打倒病魔能除痛苦首先自救所以給人家治病無論輕重均能治療收有奇效即奇重之病不過多費一點時間亦能治好而真空管之功夫由何而得除另有法煅煉外尙有三點特別注意(一)品行端正言行合一(二)內不起惡意淫心以防刺激精神(三)外不收惡言淫聲亂色能行此三點再加以煅煉之法一舉即得我保險百天功夫即可達到請看後篇李君衷白及趙高廉水等報告之說明可以証矣(該段功夫列爲中級)

一 由真空管之功夫再行深造得天人一貫內丹外藥煉成以至於孕育出神則不惟奇重之病頃刻使愈即千百人奇病同時並愈即人將死期亦能治活凡常人所認爲不能辦到者無不能辦到所以列爲高級

以上三級對於學者暫定名稱因學無止境是否有當以待高明

精神醫學士

(宗旨) 懷抱精神學說欲普

及全世界人類使人人皆能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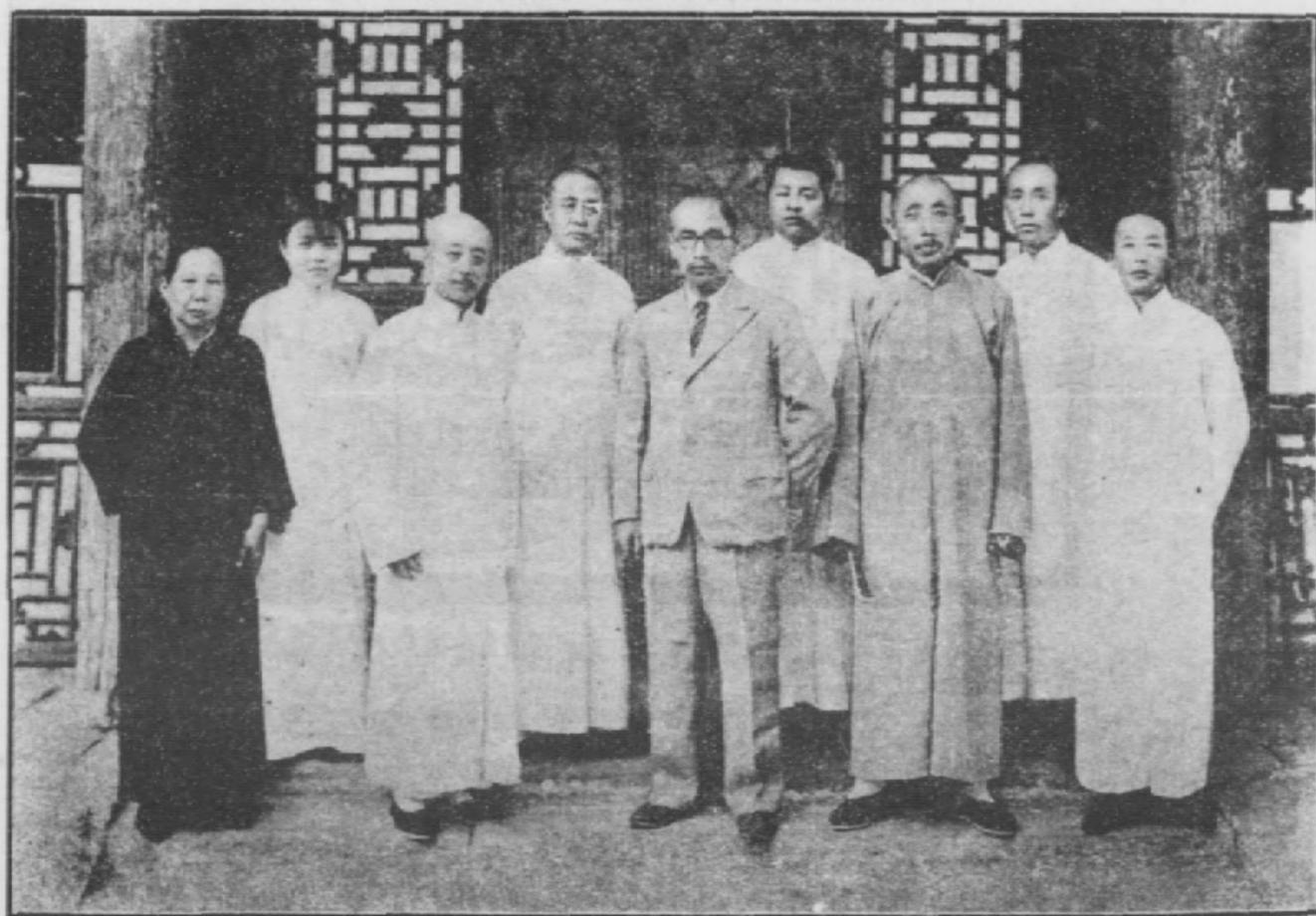
院長魏鴻聲

行合一煅煉純潔統一的精神

達到救己救人救社會永慶昇

平大同世界為宗旨

精神煅煉治療實驗之報告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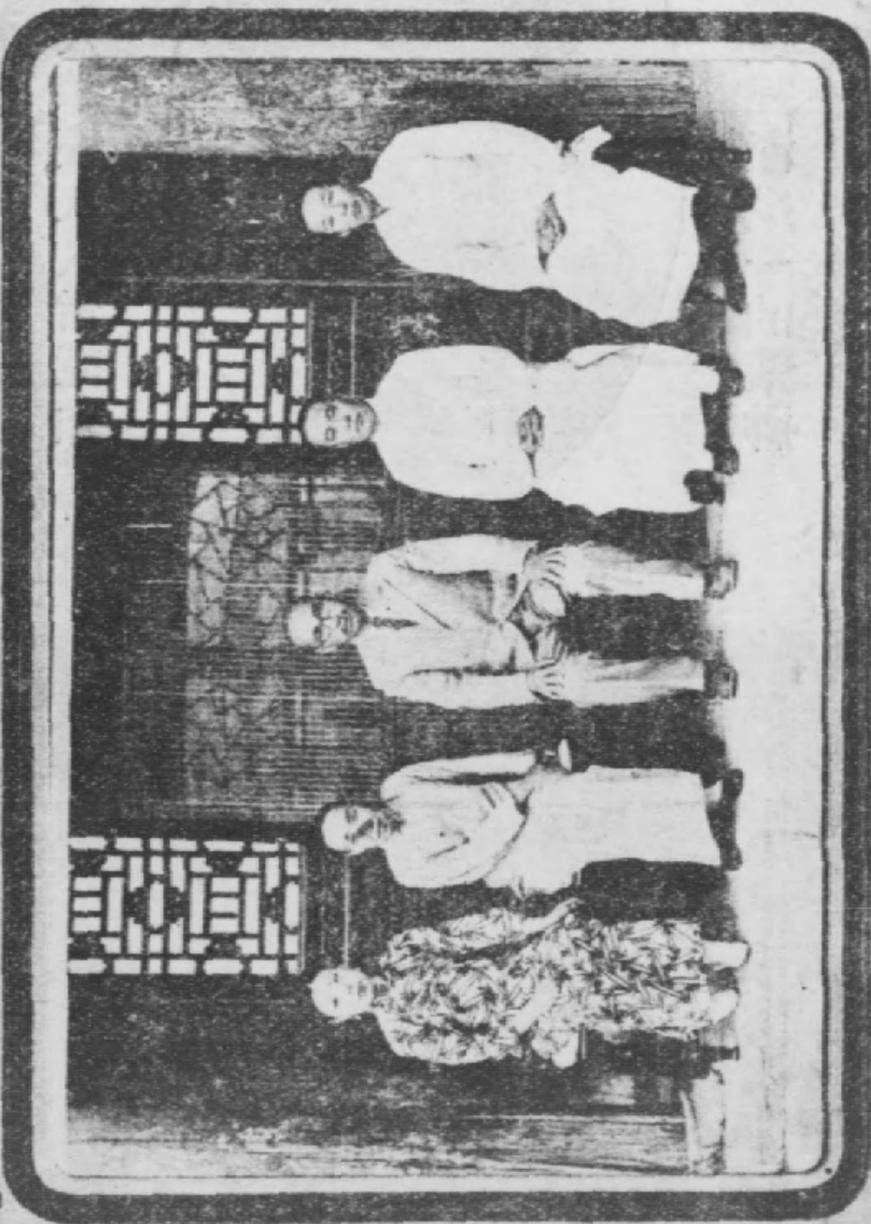
北平精神學諸同志歡迎魏鴻聲先生紀念留影

丙人於未歸三日突患神經錯亂劫亡失帶未覺煩劇
神志不清拒服藥餌醫者術無所用家人為之束手幸經玉
威紹竹亭君介紹

醫學士
魏鴻聲
先生專治
精神治療
運靈十二

精誠舒病
者之
醫
核一
經看
子立
奏功能
不及為句

其病若
文家人
相慶親
靈稱奇
爰函鴻



五
攝者張廣源北

雪之痕永誌 雲天之証中生者印 鴻聲先生左者
家岳母暨四子右陪者 為 先生者為紹竹亭君
歲乙亥五月下浣 邵勤勤於識



精神煅煉治療實驗之報告書

鴻聲先生長精神療養院歷有年所

濟世爲懷活人爲志客歲秋壽臥病

數月經 先生院醫 王君治愈雖

係 王君學養有素亦緣 先生指

導之功感銘之餘愧無以報謹以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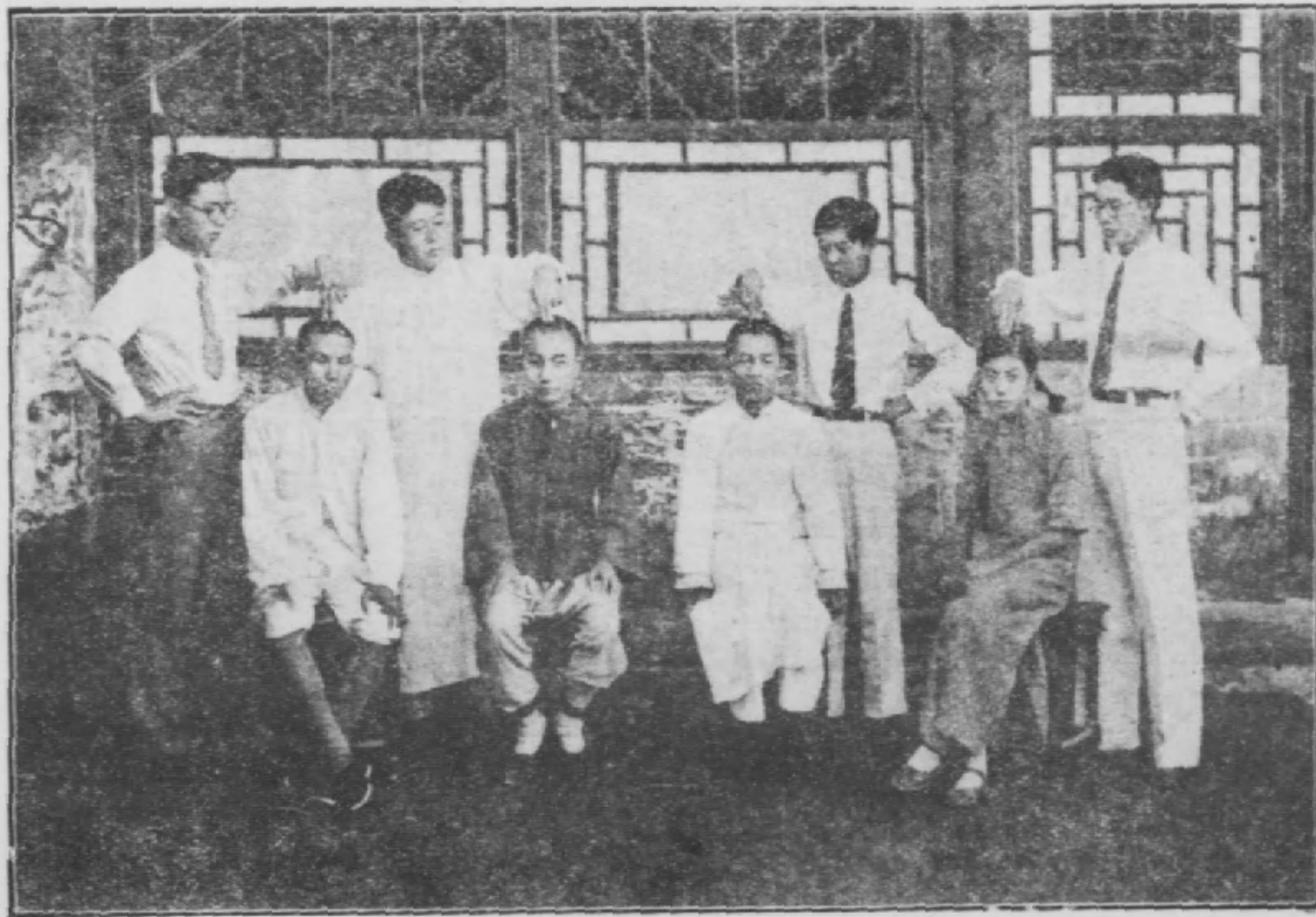
幀爲獻幸 先生晒存焉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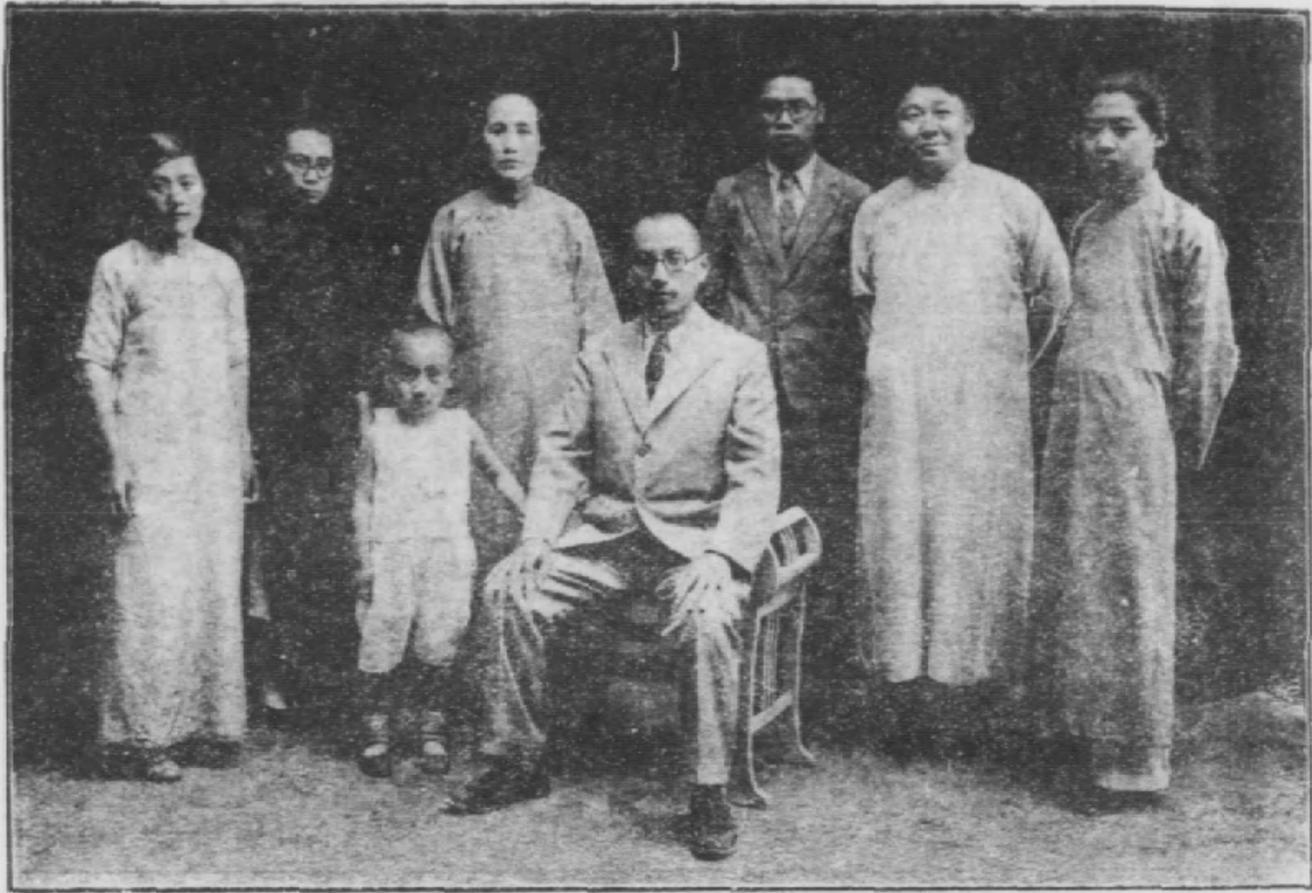
郭晉壽謹識



北平精神醫究會同人紀念廿二年元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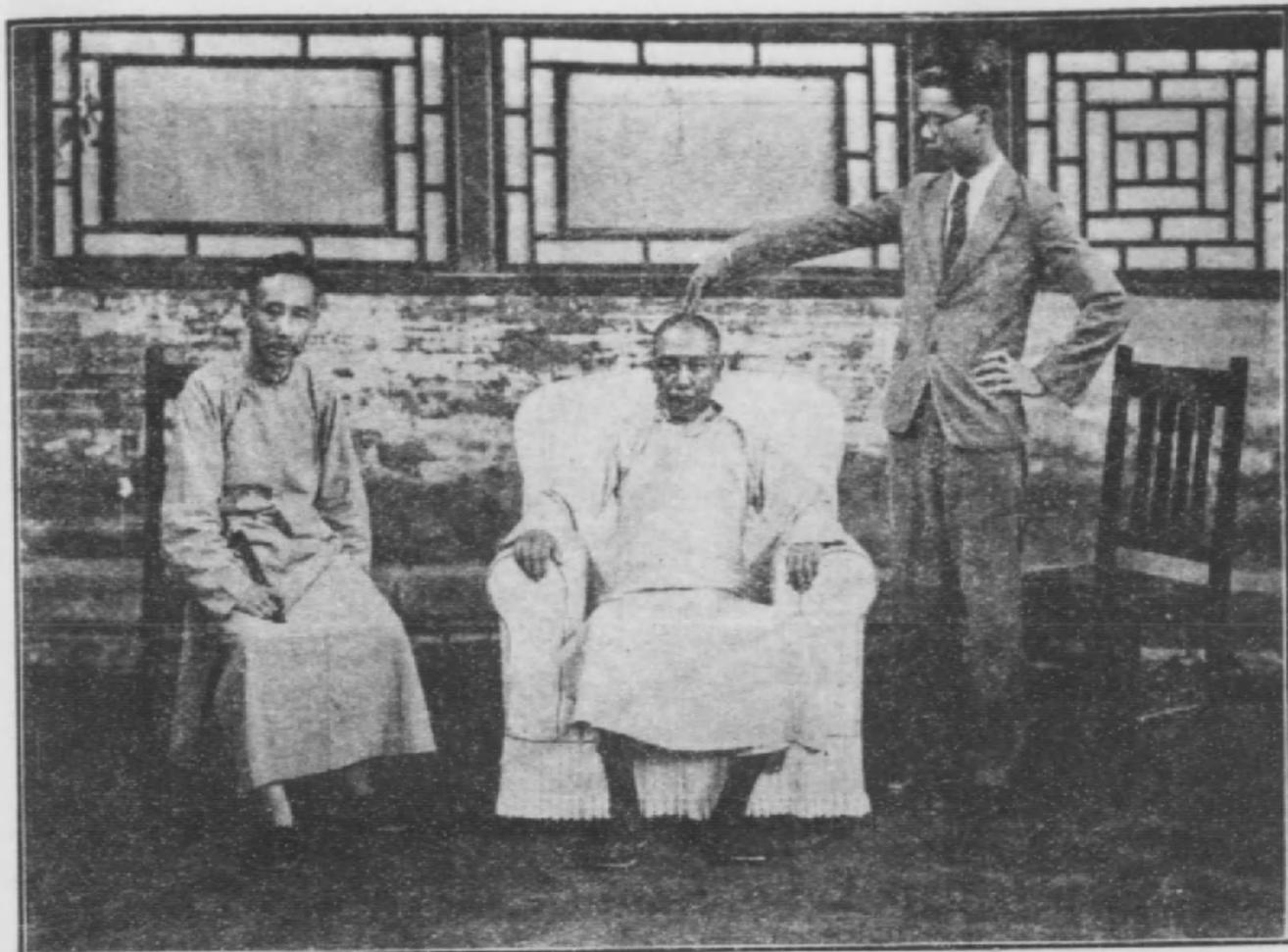
北平精神病院學員治療癡人留影一四三九，七，一



北平精神醫學院畢業生攝影周紹富贈一，六，四三九



本院同志王君龍泉演催眠術硬直狀態攝影



。五，八，四三九一念紀術受病精神醫院來生先泉少巴



。二二，四，三三九一念紀院出愈月亂錯經神醫士女激世水美遊

王書錦女士



王書錦。籍隸江蘇。年方二九。名門淑媛。秀外慧中。肄業於溫泉女中學校。勤學精進。夜以繼日。每懷落伍之心。時存上人之志。心與願違。抑鬱

牢騷。而精神病由是生焉。徧請中西名醫。均束手無策。經友介紹來本院診治。觀其狀態。啼笑無常。唱罵不斷。自言自語。若見鬼神。不知饑飽。與之飲食不食。不與不索不要。溺床糞褥。不知不覺。殊屬危險。患病經年。伊家長之理想已失病愈之希望。不得已送其住院。經本院醫士用精神治療法。連治七日。吐痰便痰。甚多。是夜能安眠五六時之效。於是言語如常。心地清晰。飲食漸漸增加。逐日兩次診治。歷四十五日而諸病痊愈。恢復健康之體而出院矣。略誌數語以徵精神治療。真有令人不可思議之妙耳。

中醫大夫



李衷白先生

余業醫界有年深知身體之強弱在乎精神之多寡人之生死在乎精神之有無而補充精神之法又誠非藥餌所能達到惟有修養得方可以益壽延年永無病苦然斯道也古

聖先賢口口相傳心心相印縱有著作巧喻外物不肯明示清高自居獨守其密即海外名流亦多言語鋪張致後之學者難探竅要兼有只崇外表不務實際者以盲引盲即學者志堅終無所得是以修養之道非視爲難事即以爲絕難作到之事甚則謂爲迷信絕無此事也余身列醫界負救人之責而每遇患者精神頹喪已極者終莫能救恆以學識不精貽爲憾事近聞

魏君雲程先生精於修養更能不用藥石針砭即可療中西醫所不能療之疾

救已救人斯道兩備景仰之餘趨謁聆教幸承不棄得列門牆備示用功之法療疾之術受教後卽於本年十月十一日起逐日用功豈期兩月有餘竟獲美滿效果入脈俱開宿疾盡去身體頓強不惟自救卽可救人勝於用藥收效百倍其神妙實有不可思議者望有志鍛鍊身體以圖延年益壽者有志慈善希望救人者以及破除迷信崇尙實際者精神家生理家哲學家倘無確實把握速就明師以期早日得救同胞幸甚斯道幸甚謹將余數日用功之景象開列於後以供參考

一 自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共八日用功之成績

一 第一日至第九日每坐靜時兩手發熱出汗脊背天庭均發熱欲作汗狀在第七日晚就寢時覺胸口歧骨有氣攻痛至後半夜稍止八九兩日仍如前狀

一 至第十七日每坐靜則覺四肢經脈數道先後微微跳動極靜時由尾髓骨至

命門有虫蠕蠕上行狀全身前後搖動

一 至第十九日覺丹田微熱如近火狀移時丹田之氣向後由尾骨直上至兩臂

骨中間脊骨直挺挺心大跳動呼吸氣促約一分餘鐘由脊骨猛然有物直墜尾骨同時由尾骨分開兩傍各開數寸此時漸漸心亦不跳仍靜坐用功少時脊背及頭後部暨四肢微發熱骨酥肉麻振慄不已約二三分鐘始止

一 至第二十日坐功時間不久即覺丹田發熱有氣球約胡桃大滾滾搖動同時全身振動酥麻心跳氣促不能自主惟注意靜守看氣球之滾滾不敢放鬆移時漸靜命門處忽結成一團順脊骨直上至兩臂骨中間而止似痛非痛嗣轉向胸口歧骨攻痛同時由頭至足右半身發燒約二三分鐘用功畢胸口與脊骨對處仍有知覺似痛而非

一 至第二十二日坐功仍有前狀而較輕四肢經脈數道均有尺餘長流動不似前之條條點點命門有氣順脊骨直上二次不知所止

一 至第二十六日坐功丹田發熱漸漸小腹均熱其熱下行兩腿至足如以溫水漬體條條下流暢快異常

- 一 至第二十七日脊背亦如有溫水下流狀
- 一 至第三十一日有氣兩道由尾骨夾脊上行至肩分開左右各行數寸轉而又下
- 一 至第三十二日坐功丹田先熱漸而全身靈熱欲作汗狀約數十分鐘脊骨與胸口骨際均有水珠似的下流他處則條條點點流動
- 一 至第四十五日除坐功外時覺頭後部有氣上行聚於山根處悶悶不舒一日就寢時山根與鼻梁兩眼均發脹只得以意下領令其下歸丹田然而前遂下後遂上經多時始行睡去
- 一 至第四十六日坐功覺胸口歧骨際攻痛移時有氣珠而下經丹田至會陰由尾骨而上至兩臂骨中間由起點至止處如以扁帶兜束
- 一 至四十七日由天庭如流水似的下流聚於丹田成一氣球既而上行攻胸口骨際移時又下如此四次攻時頗痛全身骨節均開酥麻顫動多時

- 一 至第四十八日坐功丹田發熱忽結成一球向後移動至會陰之上停止如一线貫穿前連丹田後連命門既而變成一道直線直冲頭頂頭頂涼麻移時縮下仍成一球歸入丹田其下縮時其氣自腹中放入胸內如此三次
- 一 至第四十九日丹田之氣上攻胸口歧骨左肋眇亦牽引作痛
- 一 至第五十一日丹田之氣上攻胸口歧骨全腹拘急多時不下痛極時有氣珠約指頭大上冲入咽入腦此次下行之道仍不通暢山根以內頗悶以意下導胸歧骨處聚成一團凝痛多時始下自此上下之道通矣
- 一 至五十三日坐功左右肋眇拘緊週圍一圈如以帶裹束經多時其力下墜兩腿温温數道之脉下行至足腰間裹束之力遂解如此數次其力往上則從兩臂流走與腿同
- 一 至第六十四日坐功全身脉道或上或下不似前之拘急引痛矣
- 一 至第六十七日除坐功外覺頭悶痛眼系牙根亦疼牙齦上下各有一脉環繞

欲動左部痛甚晝夜如是飲食失常如患病狀坐功則通身發燒悶痛難忍

一 至第六十八日下午三時餘臥息床榻漸入眠及醒覺自山根及兩額兩太陽均有氣脉按左右下項經肋跨膝脛至足下流不止先之痛處從此道而去自是又開通數次遂愈更由鼻孔排出濃涕其色黃綠頗似烟熏余始悟自幼每年常患頭痛一二次雖服藥而愈其病根潛藏於經脉之中終未能除三十餘年之老病根一旦盡去何幸如之晚間坐功除後身之脉上行前身之脉下行循環不止外更覺頭頂山根及肛門之前俱有清涼之氣外射不多時又由肛門之前有一點氣經腹中上行從頭頂而出腿部亦覺有氣自足心而出

一 至第七十日坐功又覺前身左右有脉兩道下行由缺盆下乳經腿裏臙直至足後跟灣向足心走中指反上足跗外側至後跟上行走腿凹上腰至頭頂其脉寬約韭菜流走時清涼異常

一 至第七十一日坐功後身之脉齊上前身之脉齊下丹田之中溫溫和和結成

一團和氣漸漸滲至臀部溫溫舒暢

一 至七十四日坐功除他脉流動又由兩肋眇之側後面有脉上行至肩經臂肘至手中指反向手心走臂之陰面至腋下肋至腿之前外側下足與足附外側上行之脉會合其流走時亦屬清涼

一 至第七十八日每坐功則諸脉流走除坐功外身體舒暢精神倍增心中時有無限的樂景

一 至第七十九日坐功先則覺頭頂內有氣上冲甚爲有力漸漸前後身之脉不動覺丹田之氣與命門之氣相合從腹中上冲頭頂以外肛門之前有氣不行其氣約有母指之粗遂起遂落最後又起約數十分鐘始下

一 至第八十日坐功上冲之氣又起其路線較前尤粗其力尤大如以木棍相穿而無相穿之痛苦經二小時餘始下

以上乃余八十日坐功之成績然每見一景象必親赴

師處請教仰蒙一一解釋俾得安心用功不生異想除去懷疑成績至此
師曰汝用功爲日不久八脉俱開誠爲幸事此後雖云延年益壽百病不生
尙屬小事救已救人前途遠大勉之勉之余拜聆之餘自慶成功雖云用功
之純實由指點之確深望有志斯道者速就明師免貽自誤倘復因循恃自
己之精力尙強無須鍛煉豈知卽無疾病人終有老一旦臨頭精神頹喪百
病叢生再思復其青春何啻登天之難矣余乃親嘗親歷故敢勉人除每日
繼續用功外特錄日記過程供諸同好同胞其覘諒焉

西歷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李衷白謹記

趙高廉水女士



靜坐報告書

余自丫髻受父叔訓誨便慕古聖先賢之道惜未遇名師故雖有志而無由成也及年至二十有一身適趙氏上有萱親其後連生子女當盡爲

婦之道更難求進德之階嗟乎轉瞬經卅餘載矣此心如昔但歲不我與恐終抱斯志而莫能伸也已詎意乙亥孟夏吾侄女于歸鄧氏仲子出閣甫五日患精神錯亂之症百醫罔效幸荷張君竹亭薦舉魏鴻聲先生爲之診治一星期而見效半月而其疾大瘳何勝慶幸魏君蓋專門研究精神學者也慷慨爲懷樂與人爲善先生之門牆桃李極多余以侄女病時日日往看得與先生見蒙先生授以坐功之法並細心指導故余于三十日內八脈齊開

先生之恩豈言語所能道哉爰將逐日用功所得略述于後以告世之有志斯道諸

君子其勿忽焉

自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起

一 第一日覺耳目清爽

一 第二日覺肩臂微麻

一 第三日肩酸木微痛因二月間余肩受風之故

一 第四日未見效後因

先生詳細解說始依前用功

一 第五日覺頂酥麻至兩肩兩膝

一 第六日自頂酥麻覺腹中微有一氣下行酥麻至兩肩連臂及手並兩膝

一 第七日酥麻之狀如前並覺兩太陽穴跳動

一 第八日自頂清涼及週身微有一煖氣入腹中軋軋作響跳動約有二三分之

久始休

- 一 第九日一切皆如前日惟覺腳心跳動
- 一 第十日脚指覺蠕蠕而動脊背似有蟲下行餘均如昨
- 一 第十一日覺腦後似水下流脊骨如蟲下行腹中跳動
- 一 第十三日覺尾骨及丹田均甚跳動約有十分之久混合爲一反上脊背順頭頂至鼻下跳動
- 一 第十四日自鳩尾穴下如有多蟲上行久之似放花狀從頤下上行至口下跳動
- 一 第十五日覺自頂至踵週身涼氣通行並覺顫動
- 一 第十六日覺如束帶狀胸間一道腰間一道命門兩旁跳動並有涼氣上行達兩膀順臂直下至手指手心
- 一 第十八日覺兩肋間有氣串行至尾骨其力甚壯向上流行至頭頂復向下流
- 一 第十九日覺涼氣自頭頂流至鼻端轉而上流入百會穴又自脊骨下流至足

心復轉而上行至口下

一 第二十日覺涼氣自百會穴下流面部五官均跳動舌麻

一 第二十一日覺涼氣自鳩尾穴上行嚙及牙床均麻涼上行五官俱跳動約五分之久下行尾骨兩膝腳心脚指復上行兩週

一 第二十二日覺印堂上似蟲行

一 第二十三日覺印堂上有多蟲下行如入去之狀既而從頭頂下流週身並覺脊骨下沉久之脊骨下似一球跳動由兩膝下行又轉而上行兩週是時滿身極鬆爽

一 第二十四日覺週身欲汗久之自丹田至命門發熱約五分時心中極靜自頭上涼至尾骨並如蟲下行

一 第二十五日覺自頭頂涼至脊骨往下行甚難脊骨酸麻如欲脹破之狀許久始下至命門涼甚似一鏡翻轉五分鐘時忽胸中似盤線燈之狀

一 第二十六日覺自頭頂涼氣下行兩腰及足心反又上行順鳩尾穴至頂復由腦後下行兩週心中靜甚週身鬆爽

一 覺印堂下眉眼中間跳動此二十七日功也

一 第二十八日覺涼氣自尾骨下行幽門跳動其狀頗難形容而上下不休

一 第二十九日命門處涼氣上行

一 第三十日自丹田上行至頭頂從腦後下行至尾骨轉而又上法輪常轉矣

以上爲吾三十日坐功經歷之情形也嘗聞

魏先生云凡人皆可用功只要專心致志莫不有成本身既可祛病延年且能濟人壽世吾人何樂而不學哉余承

先生諄諄指導竟得於一月之間慶告成功實爲 先生教授有方使余得償夙願何幸如之此次所以能于三十日內入脈齊開者亦由余生平抱定與世無爭堅忍受苦之宗旨中領會靜字之秘訣故能若是之速也敢告同志慎勿怠忽

李春先生



北平養疴記要

敝人自小患胃病。但無關緊要。近數月來則日益增劇。屢經中西醫治療。見效微微。後得悉魏君鴻聲擅催眠術及精神治療法。乃踵門請治。經一次

施術。精神大爽。再一次病勢減去多半。三四次已將胃中積食壓達小腹。術後約四小時。虛恭數次。則小腹已空洞舒暢。從此沈疴若失。敝人在患此症最劇之時。凡不易消化之食品。均不能食。尤以麵食、及茶、最甚。若偶食之則飽脹數日。痛苦異常。因此在病好之後。敝人對此項於吾不利之食物。何恒畏忌。是以告魏君、魏君曰：「勿容你心理上存此觀念。凡一切食物。吾均能食。不必存不消化之心。」敝人聆魏君之教。按法施行。果然不謬。嗟乎！精神學術真神矣。

我學催眠術一週間的程績

李春

一·坐靜功 初次坐靜功按法施行約四十分鐘。神氣爽。第二次時覺有這一道氣從兩小腿上升至膝。由膝經兩手升至頭頂。由頭頂分佈全體。此時似在雲霧中而不覺有無身體在此也。此後凡坐靜功時均如此。且愈坐至靜時。其神秘之快感愈美

二·氣功 做人習氣功至三次時。至呼吸氣第七次。兩握中似有一微小動物被我握住。而欲跳出之狀。呼吸之次增加。則其跳躍愈有力。完畢後兩手發熱出汗。則習數日後。則額部發熱。漸漸至眼皮。完畢後覺全身均發熱。

三·催眠實施 在開始學催眠術之第五天。敝人即實行第一次催眠試驗。被術人爲關小姐。她曾經魏君試驗過感應頗高。經敝人施術時費時頗長。始入眠漸至止動狀態。乃令舉手舉腿。各試驗感應均好。接續乃演幻

覺。令其開目視茶壺爲貓。由此乃中途自行醒覺此爲寔施之經過及程績。然其結果不美滿之原因。先由敵人心理上不把握觀念。次爲暗示不周密。再爲連續演過速。當中未留相當休息時間。在第二次寔施催眠。被術人仍爲關小姐入催眠很速至止動狀態。時演舉手舉腿。其動作均好。續被幻覺未感應。乃令醒覺。以上所述三項。爲敵人學催眠術一週間的程績。

北平精神病院治療之經過

余奉職軍界，因事勞心，致患心理分裂，神經緊張等症，遍延中西各醫治之未效，偶閱報載知有以精神治療法，遂往投治，蒙 院長魏鴻聲君

馬穆昭先生



親自檢查，囑以住院爲最宜，余深以言爲是，遂即留院經該院吳志學先生，依章治療，自覺收效異常，更蒙 魏君愛我深意，破格施仁，指予自療

無上甚深妙術，囑予精勤依法進修養，以近日所得效驗，及患病見愈狀況，僅叙於下，所備患此病者之前鑒，兼而聲傳精神治療之奇妙也。

(甲)靜坐……教以端坐，雙手垂膝，塞兌垂簾，緊閉六門，絕思寡慾，凝神於氣穴。

(乙)效驗……靜養四五日之久，忽覺丹田有動，其動狀似石投水，浪激水動，又如日出照冰，化氣上昇，如是每日時至，照常有效，……

(丙)繼修七八日之久，由丹田熱氣上騰，兩足覺有壯氣上升，時則遍身汗流，四體如酥，……

再修十餘日之久，時有氣動上升之妙，身則如痴如醉，有時則不醒人事，身體如處太虛，惟氣發體動難禁，如汽車輪開狀，漸由身搖神慌，疑慮之際，就正精神醫師 王君復乾蒙指是病，後則依囑定意止動有效……

王龍泉先生



精神煅煉治療實驗之報告書

更修一月之餘，有時息閉眠少，丹田常有聲音如同獸叫狀況，玄關竅中似有風聲旋轉等等效驗，皆期中經過，至於狀況刻期約好七八分程度矣，

讚詞

王復乾

恍恍惚惚氣動，杳杳冥冥藥生，存無守有坎離，頃刻而成水升，丹田坤轉虎嘯，玄關乾旋龍吟，息閉少眠神足，忘體忘形靜功，病愈大半藥力，久服靈丹道成，馬君道凝至德，恭賀再造高深。

催眠術治療之效果及贊祝之聲

予自從學催眠術以來，每日煅煉不有間斷，精神日漸增長，處事毫無倦意，深為慶幸。而舍弟幼稚。不識斯術之價值。嘗有譏笑之情。予因意

志堅固。不爲所動。而更努力求進。以期達到美滿目的。以駭其譏貽之聲耳。一日家兄偕有患胃病者。王春田君「係警高學員」來舍介紹代爲診治。予慨然允之。詢其病原曾經何醫調治。王君曰余患此症已將匝月。經中西醫數人矣。毫無見效。今請分神一治。語畢卽施術約十分鐘許。卽成淺眠。遂以暗示誘導。更進一層。已至止動狀態矣。是時適舍弟在側。予爲使其信仰起見。而演催眠狀態。卽暗示曰。請君將右手舉起。語未止。被術者右手已舉起矣。再以暗示曰。君手舉卽已不能放。無論如何亦不能放矣。側有旁觀者數人。予使伊等握被術者手一試。觀者一一進前。用力搖恍。竟無毫動。又以兩手相合。及兩腿伸直之暗示。皆一一感應。觀者莫不稱欽。予因治療爲正責。不便再演。遂變暗示曰「君身體爽快。精神充足。積食消化。胃腸活潑。食物入腹。很容易消化。從此胃內輕快。積食的病完全好了。精神更強壯了」。遂使其醒覺後。稍談片刻。卽行辭去。翌

日家兄與之相遇。該君告已痊愈。表示謝意。家兄返舍以此情相告。聽者無不驚奇。予高興萬分。而舍弟前饑笑之情。須臾之間改爲贊祝之聲矣。其卽以筆修書道歉。茲錄其原函如下。

泉兄惠鑒手握毛錐抱歉良深。吾兄學催眠術之始弟因知識淺薄。總以無研究必要。昨覩與王君施術後。驚奇異常。然尙不知治療之速。仍懷疑問。傾聞椿兄談及王君之胃病。雖經中西二醫診治數次。毫無見效。吾兄與之施術一次。霍然痊愈。此不可思議之處。甚爲可羨。嗣後對於此高尙兼有興趣之學術。再不敢加以蔑視也。弟前所有不情之處。望祈原諒是幸。但可悲者我北方民衆多數尙有不了解者。希兄協各同志。務須竭力倡導。俾我同胞腦府皆有此印象。以免患病者。有誤服藥石之虞。不但病者可得無限裨益。而斯術亦可雷聲遠震矣。特此伸意以贖前愆並祝

幸福無涯

小弟 勛手啟

讚王君龍泉之催眠術治療

催眠術係由墨西哥術轉變而成治病神速。頗遭醫學家之妬視。經當局之查禁。遂絕跡于世。十九世紀初葉英人白蘭地氏陸續研究始有催眠術之名焉。後來東西哲人。研究斯術者頗不乏人。然其傑出者。寔寥寥若晨星。王君龍泉研究斯術僅數月耳。而其成功之速。實出意料之外。王君將爲東方之白蘭地氏定可預卜也。

催眠術寔驗

王龍泉

有田氏婦者患胃肝不眠兼便秘等症。病已數月。經中醫數人調治。服藥三十餘劑毫無見效。而病體日漸衰弱。面色蒼黃。再經醫治。則曰病至沉疴。恐變爲臍症。治之深感棘手矣。患者聞其駭言。更以病不能治爲慮。終日抑鬱。尤現憔悴。其闔家無不憂心。嘗思不測之念耳。日前友人牛君來寓介紹乞爲施術。予因抱昌明斯術之旨。乘朋友之情面攸關卹之矣。

。經用精神療法治畢一次。甚覺舒適。過日復診已痊大半。連日催眠二次。即奏痊可。聞者奇之。皆以神法稱之。凡聞催眠學之名者。要求重演狀態。以新眼簾而償渴慕之願。頓釋久疑之團。予思斯術東西各國研究者倍出。各大學校多附催眠術講座。設爲專科。而可見斯術暢行於世。有益於社會人民爲各國人民之公認者也。其治病收效之神速。令人莫測有口皆碑。不便贅述而我國自文明進步。始創斯術於上海。近十年來。長江流域莫不識斯術之價值者。故研究者紛起。會院林立。獨吾北方尙未普及。良可浩嘆。予爲劈開迷障。使一般人信仰。將來能盛行於世。以濟羣黎起見。所以有求必應。當其（要求演狀態時值患者在催眠中）繼暗示曰「你的精神已充足。完全恢復健康矣。」你的兩腿伸直。無論如何亦不能彎」觀者進前握試。皆曰硬如木棍。再暗示曰「余一拍手兩腿即放軟」立即拍手。即復原狀。是時側有烟盒一枚。予持於手對被術者曰「請開眼看吾手中之

大貓」被術者即開目曰此貓寔可愛。真活潑。予又握筭箒一把再曰「請看吾擁之犬」被術者又稱此狗真出類。比我們那隻強過幾倍。再曰「門外備有汽車一輛。請往北海一遊急速登車」被術者則稱此車很新。駛行甚穩。余又曰「刻已至北海請下車進門遊覽所見之景請報告」被術者則曰今日天氣清和。遊人甚密。最有興趣者。溜冰者如何化裝。打球者如何棒球。青年男女如何伴行。以及其他種種不及詳載。再暗示曰天氣漸晚。請乘原車歸。正行之間。予曰前有高崗一道。請坐穩防顛。汝顛了……被術者身則自行顛起。再曰刻已至家門。請下車進室。遂又曰「屋中係何人」被術者皆詳明無所訛。予又以繼續暗示。使其醒後。聽拍手向余三鞠躬。遂用醒覺法令其醒覺。被術者即醒。見屋中人滿則曰諸君皆看吾瞞病對不起。吾睡了一覺。遂反身起立與衆暢談。相歡之際。予兩手一拍。被術者即棄樂聲。趨予前甚莊重行三鞠躬畢。退之復坐。室中觀衆約十餘人

。無不稱妙。笑聲隨之哄堂矣。予曰諸君今已觀切實。寔驗及治病神效。疑懷可釋矣。希今後廣爲揚傳。以利世民。觀衆唯唯而退。茲誌概略以證實驗。望有志者奮起而深究之。

余畢業於魏君鴻聲之門與人治病實驗之經過



李本源

生

催眠術治病與精神治療愚信仰十餘年矣。豔羨欲學。奈因俗務羈絆。無暇及此。徒喚奈何。今年春季因事來平。獲學斯術。幸慶成功。所有經驗未能殫述。上月有友侯君由津來平。晤談其夫人。現犯舊病業已月餘。邀爲治療。爰同赴津門。診悉爲心口疼胃病脊髓涼痛。上焦火。中焦氣。下焦寒。及四肢酸麻等症。施術三日卽見奇效。至七日完全霍然。如此三年常犯中西醫藥難治之疾。爲期七日

。竟能除根。愚之愉快。有甚於患者。至其令弟傷風感冒病。一次痊愈。其二弟夫人二十餘年之兩臂兩手腫痛病經治兩次。均極感應。又慈仁禪院悟禪法師。因發慈悲願勞度要人冬著單衣。久之遂染咳嗽之疾。痰喘甚重。亦治兩次漸愈。惜回平日促。致後二人之病均未根治。覺爲遺憾。此日前赴津經驗之大概情形也。

請看學者及病家之來函

鴻聲夫子函丈敬啓者生自本年三月蒙 夫子不棄寒微面領教悔不勝欣幸之至今者修鍊期滿畢業在即生自問尙未負 夫子之苦心於催眠術已有所悟修鍊以來頓覺精神強大工作雖久而不覺乏生友患胃病少食之症已一載有餘服藥不效知生學此術乃於月之十五號約生爲之治療生亦未敢自信然礙於面不得已爲之施術三次其病霍然若失合家感激並稱斯術之妙生溯本追源豈非夫子之功將來成績再作稟專此敬請

敬安

生鄭振華謹稟

雲程先生偉鑒茲因 賤內肝氣爲病致吞酸翻胃爲患年久屢經中西醫藥服之罔效束手無策痛苦萬分經 陳教授介紹延請

貴院同志 吳志學先生來舍用精神治療三次沉痾頓起數年之病魔完全打倒較原狀恢復圓滿之外精神甚爽誠奪造化之手術其功效真不可思議較諸藥石治病勝過數倍贊 吳君手術精妙熱心義務感激萬狀佩服之至不僅流露於筆墨之間最慶祝者

貴院得此良好同志實前途之榮幸 先生教授有方愿不吝棄公諸於世普及斯學則患者同胞共沾勿藥愈病之幸福矣爲此謝忱此請
神爽

李占魁啓 二十一年五月十九日

患病者問答

問 精神治療以精神治一切的病呀。還是專治精神病呢？

答 有了充實精神的本體。而後纔收治療美滿的效驗。我們同人修養精神已到了充實的程度。用此精神治病。不但用精神治療精神病人。凡中西醫士所認為不能治的一切病症。同人全能醫治的。包括治他病一總而言的。並非專治精神病的。

問 精神治療可用中西藥否？

答 我們治病是完全用精神用手術的。中西藥品。一概不用。

問 治病不用藥物亦不用針灸。就能好病是何道理呢？

答 人之一身。有五臟六腑。四肢百骸各機關。是狠繁雜的。是有統系的。心是身體的主。氣是生命的根。要是氣順氣盛。我的身體就充實。五臟六腑各安他的位次。各盡他活靈的機能。要是氣不順不盛。氣逆在心。就得心病。氣逆在肝。就得肝病。腎氣衰。就得腎病。脾氣衰。就得脾病。如果一臟有病。就連累他臟。吾們用精神治療。是把他滯塞那一臟的逆氣叫他順了。他那一臟氣衰助他盛了。您看醫家用植物，礦物，動物，的藥品治病。如對了症。而

且能發好病。是什麼緣故呢。皆因動植礦內含有天地的精華。用天地的精華治病就好。但礦植物的藥品。不如動物的藥品。因為礦植物有生性的。而動物有生性。亦有覺性的。吾們人類。有生性覺性。並有靈性的。所以人爲萬物之靈。要是壹志。聚精會神拿我堅固的志。攻他逆滯的氣。其逆者。立時就順。滯者立時可通。氣已通順。五臟的病全愈。孟子不是說嗎。夫志氣之帥也。志的力量不是很大嗎。然後再用我充實的精神。融會病人衰弱的精神。衰弱的可變爲強盛的。所以一感一應的道理。不用有形的藥物。用無形的精神治病勝過有形的藥物萬倍。被我治好的人無不信仰我的。明白精神學的人。纔知精神的作用彌。

問 中西醫治病。各種藥品很多。全是對病用藥的。而貴同人僅用精神包括一切。豈能担負各藥品的責任嗎？

答 藥品雖多。不外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氣。辛鹹酸苦甘的五味。中西醫賴這五行五味的性質。治人心肝脾肺腎五臟的疾病。他們審查病的根本。不外那三部九候。寸關尺叫作三部。三部裏頭各有浮中沉。合起來叫做九候。寸部應天。叫作上部。關部應人。叫作中部。尺部應地。叫作下部。浮象天。中象人。沉象地。拿上部說。天以侯頭角的氣。地以侯口齒的氣。人以侯耳目

精神治療學理問答

侯腎。人以侯脾胃的氣。總不外攝摩浮中沉的病理。推算上中下的步位。不離天地人的精華。所以我們用精氣神治病。亦是本着天地人而來的。神居上不是天嗎。氣居中不是人嗎。精居下不是地嗎。精氣神就能統制五臟百骸。道經說過。上藥三品。神與氣精。即以精氣神爲上等的藥。那動物礦植等的藥物爲中下品可知了。所以這上品雖少。能超過下品的一切呀。貴同人既不用藥物。專用精神治病。是形上的道呀。有道定當有法。本幾種方法。來治患病苦的人？

答 現在已竟有四種方法。是裏緊的。將來不知發明到多少方法。(一)精神分析法。(二)催眠術法。(三)精神治療法。(四)理學法。

問 現在用精神醫病方法最要緊有四種。何病用何法請爲一談。

答 (甲)解釋精神分析法。大凡人有情欲的時候。見財生貪戀的心。見色生淫亂的心。見富貴生羨慕的心。一切的大欲。想着遂我們的心願。亦有理想大家。研究理的真情。晝夜思慮過度。亦有男女戀愛。或失戀。或疑心。因此憂愁抑鬱。開的神經錯亂。精神顛倒。有生自殺的心。全是入精神病的根源。若當這起初的時候。如有知心好友。告知他以大義。叫他明白個中的利害。慢慢的開導。使他醒悟。了然這樣行爲是不對的。他那心竅一開。變迷爲醒。醒。

不用治療亦就好了。此亦叫作精神分析。亦有聽各善堂講演善惡的報應。絲毫不錯的。道德的福報。如影隨形的。聽這樣講演有感動而覺悟。病好了的。這亦叫精神分析法。若經過上列這些手續。不能好。是已經入了較重的精神病裏去囉。我們精神治療的人。受過精神分析的訓練。得有心法。患病的人經吾們治療。他一定聽命而病立時好了。

(乙)解釋催眠術法，人在清醒的時候。心思擾擾的亂想。意識條條的分別。所以不能受吾們的暗示而生感應。必定候着吾們用法。使着他入到催眠狀態。他那意識已無分別的能力。當這時候。無知無識。無念無想。他平素惡癖，邪癖，習慣癖，在這時候矯正他。使他內外交感。外感吾們施術的暗示之作用。內團結被術者自己之精神，而治自己之疾病。此叫作催眠術。若是體健神足的人。一學即得。感性的最高的被術者。一舉即成。譬如折枝的容易，不像挾泰山超北海那樣的難法。有志者如不信。請來試一試。

(丙)解釋精神治療法。假如一個人病勢太重。氣血太弱。神經錯亂。精神恍惚。心裏糊塗。已經不明白事情囉。亦不懂對方所說的是什麼話囉。或者瘋狂病症。自言自語。不知說些什麼。或者痰火太盛。癡的胡言亂語。被痛苦的支配心神不定。不能聽治者的暗示。吾們這分析法。催眠法。可就失了可能的性囉。就特用精神治療法。傳達精素。流通他的氣血。整

理他的神經。恢復他的精神。舒解他的痰火。清明他的心竅。反回他的常態。慢慢的療治可就好囉。至於病好的快慢有三個問題。

(第一) 看病人的年歲的大小。體質壯弱。病期深淺。纔定好的時間。

(第二) 看病人的腦筋果能明白精神學理。生出一片真誠信仰的心。斷定施術的人能好他的病。抱住這牢不可拔的志向。始終如一的精神。他的病就好的快。如果稍有猶疑的心。一面請精神醫治。一面請中西醫治。得病亂投醫。這而醫生給病人去病。那面醫生給病人添病。別說是功過不分。不知好在誰人手裏。壞在誰人手裏。請人治病。並無專一的誠信。不但他那病好的慢。恐怕雙方並治。功過不分。名譽有關的是小事。就悟病人性命是大事。

(第三) 精神醫士。所學的有深有淺。學深有把握的給人治病。就好的快。學淺無把握的。給人治病。就好的慢。先以造就深的說吧。他對於醫學，心理學，精神學，哲學，道學，平素竭力的研究。他那爲人是正大光明的。意誠心正的。心地光明與精神光明連爲一氣的。設立醫院。給人治病。是要富的金錢。救窮的疾苦。不專在金錢上注意。他那一片救苦救難至誠的心光。並精神上含養的靈光。早與天地間的精神日月的流光。凝結一致的。三合一的精神。其力量要多麼大呀。所以凡病人來治病的。一經他的手術按摩。並他的精神會合。就知

道病的輕重。我的精神能否勝過患者的病力。他那病能好不能好。全在治者之心中。早已斷定。這固然是由閱歷而得來的。亦是平日精神充足煅煉的功夫甚深。所學的根本深的效果呀。患者不可不注意精神醫士的根基呀。

(丁) 解釋理學法，譬如道家說過。精無神不留。神無精不存。這全是自然的理學。精生神。精就是神的母。神就是精的子。精神是充滿人人身體的。還得賴着氣充滿身體內。吾這個有形的軀壳。纔能够堅固呢。假如氣沒嘸。人必定死。精虧嘸神少嘸。人必定病。這不是自然的理嗎。要是病的人來治病。一面用精神。給他治療。一面把病的根由給他詳細說明。清心寡欲。於人有益。並教給棲神止心的地處。煉精化氣的法子。即孟子不動心。善養浩然正氣之法。若是雙方一治一養。收效的神速。教人不可思議呀。近藤嘉三氏的催眠法。先用手指在病者的手心寫一個眠字。教他握緊了。這就是心理作用。使着病人的心專注意手心一處。不但教他起信仰的心。並且令他心靜。亦容易催眠。心一靜他那欲念少嘸。欲念少了。心火滅嘸。病亦好嘸。理學法治病。其收效亦很快呀。

羨慕問答

問 前邊所說治病的方法，效驗真是神乎其神。一般人恐怕學不了吧。

答 我們不是天生就會的。純粹是從人家學來的。無論是誰。一學就會。至於學的深淺。看你時間長短而定。

問 我也愿學學。就是沒有功夫。

答 這個方法最簡單的。不用費許多的功夫。每天早晚兩次。共計有一二十分鐘就够用了。

問 我要學也能去當大夫嗎。

答 精神學豈是專當大夫給人治病纔用嗎。世界上不論作何事。全得用精神的支配。要是精神充足。見理必真。佈置有一定的方法。能斷是非。而無顛倒的錯處。不論作什麼事業。一定有極點的發達。凡有精神的人。就有志向。有志向就有一定的方針。亦有不變的恒心。豈能不作大事成大業嗎。不能象那無常性無定見的人。盲從瞎作。見異思遷。並無一定的志向。不但不能成事。犯法坐獄。招了殺身的大禍。全是精神不足牽連着知識不開的毛病。人豈可不研究精神學嗎。

問 我學之後怎樣可以成功呢。

答 成功之經過有四。(一)面授 (二)時習 (三)參觀 (四)經驗 有此四種過程。我

是保險成功的。

問 我很羨慕精神學說。又樂意學的。無奈距離北平遙遠。不能來平面授。可有什麼辦法。

答 現在我們爲便利學者擴充精神學理起見。組織一函授部。凡不能來學面授的人。可以用書信教授的。若有不明白的地處。可來信直問。我們即明明白白誠誠實實的詳細答覆。亦能够學成。

問 我們學得多長時間。

答 七天就可學會。若練到最好的妙境。只少亦得要練一百零八天。

學者問答

問 前天從您學了之後。我按着方法去坐功。覺着身體發熱。比照從先兩樣癩。我怕再用坐功出了毛病坐壞了。

答 你要按着我所教的法子學去。決不能出錯壞了。那是我負完全責任的。請你心安。別生疑慮的。有礙於進步。

問 我昨天給人家催眠。可是催上了。可惜催的太淺。不能催深嗎。

答 你要給人治病。正利用這淺催眠。淺催眠正是治病有効課程。你想催深眠。在你坐功的程度。被催者感應性的高低。

問 我用精神治療法。給人家治病。他的小病我倒是治好不少。惟有病重的我就治不好了。難道說我學的不靈嗎？

答 大夫的手術。患者的痛苦。隻方一會。是用我的精神治他的痛苦。去他的痛苦。顯我的精神。他的病力大。我的精神小。精神敵不住病力。病就不能好。病力敵不住精神。病就能好。治病如同兩個軍交戰。我的兵精器利糧足。將帥有勇有謀。給那不精不利不足不勇不謀的打仗。自然我勝他敗。反一個過說。自然是我敗他勝。治病亦是如此。你不能治重病。也是這個道理呀。是你的精神燻煉未到精純。坐功不至專一。坐功與精神兩樣的力量。敵不住他那病魔的力量大。所以治不了他。你想治重病。仍請造就高深的程度。千萬不可自滿。竭力的加功進步。自然有能治重病的那一天。若說你學的不靈。你能治小病。就是靈呀。不想自己工夫不深。而竟說學的不靈。真是太疑心爾。

問 我替人家治病。倒是治好爾。可惜把我也累病爾。是他的病招到我的身上來了吧？

答 他有病是他的精神不足。你把他治好爾。是你把精神給了他爾。你病的原因。就是你的功夫

太淺陋。果然全象你是的。精神醫士還敢給人家治病嗎。譬如有一個窮人。把你的家業完全給了他。他故然變成一個富人。你可就變成一個窮人了，假如你有一萬元的積蓄。拿一半給人。尚有一半維持生活。治病亦是如是。你的工夫淺。精神不充足。你將全副的精神使盡了。你沒了精神。豈不是亦就病了嗎。並不是他的病招到你身上來囉。

問 我的功夫淺我再治病可以少使點精神吧？

答 你功夫淺。可以加工煅煉。你功夫就深囉。你要少使點精神。他的病不能見效。誰還請你治病。名譽上大受影響。就受了淘汰囉。所以精神醫士必須深造以後。再給人治病。實在是正當的規矩。名譽亦容易高大。不至於栽跟頭。現在吾們。總想早出風頭。所以就壞囉。

問 我的功夫按着什麼樣的方法纔能深造進步呢？

答 我將自己坐功之經過。繪出圖來。詳細解說。不敢自居學者的指南針。如要按次序去靜坐用功夫。准保精神充足。要坐到與天地的精神統一了。不管患者的病如何重。我使多大的精神。取之不盡。用之不完。與天地息息相通。我用一點精神。天地來給補一點。那裏有用精神太過的弊病呢。我這話是真的。非是欺人的。

問 您的親身坐功實驗經過的圖有幾樣呢？

精神治療學問答

答 現在已有十餘種。(一)真空管圖(二)三關九竅圖(三)五行圖(四)海底撈月圖(五)領洗圖。(六)昇降圖(七)中字式圖(八)日月交泰二丹圖(九)電燈式圖(十)法輪轉動圖。以至八脈開齊而小週天之事畢矣。再深求即步大週天法。而天人一貫之道。若得此法入我們實習科完全講給你聽。授你心法。否則常來談談。見你心誠。品行端正。考驗實在。問我心法。我亦能够告訴你。

問 您學到這個地步可算學完了吧？

答 我說的不過是經過的成績。吾覺着精神充足。稍有點把握。望前一看。無邊無岸。真是學無止境。學一層又有一層。學問的道全是如何的。真有望洋之嘆。我何敢說是完了。不過粗裏邊求精。精裏邊再求精。求到精裏之精。那個神光隱藏不住了。流露出來。這個精纔是真的精。這個神纔是真的神。我把這真精神充滿了吾的體內。然後與宇宙內流動的真精神合到一氣。取他不完。用他不完。用吾故精神。等於用宇宙以內的精神。到這樣程度。或者是精神的止境。望同志同共研究吧。到了這個境界。是我的志願。不勝的祈禱之至。

經驗問答

問 我永久往前學，您能永久告訴我不生厭煩的心嗎？

答 我推廣這個學說。是普及主義。凡我所知的。所能的。無論何人。一問我就明白說出。僅知道公心而忘了私意。況我教課的時候。是理法一齊教授的。啓發他的智慧。使他觸類旁通。由這個理能研究那個理。由這個法。能證那個法。彼比印證。明理快。收效亦速。盡吾所有的。全抖露出來。並無一毫的穆私呀。

問 我學會之後也可以教人嗎？

答 凡有利有益於人羣的。趕緊宣傳。急速救人。打倒謀閉。揭開密藏。那纔是我的好同志啊。

問 什麼叫作謀閉。什麼叫作密藏。謀閉密藏兩樣是指什麼說的？

答 自己謀求一件利益的事情。總是閉口不說。怕別人知道了。加入裏邊。分他的利益。這叫作謀閉。凡人有一技之長。一藝之能。或得一個藥方。真有救人生命的效能。或得有救國救民的方法。全都是秘密的。以爲自私自利的。不肯公諸社會。宣明出來。利國利民。這叫作密藏。現在人的心理全是如此的。凡事全都這個樣子。不能專指一事一樣的話。指不勝指。說不

勝說呀。

問 象您這樣說法。足見您的心。大公無私了。但是他們的謀閉。您如何的打倒。密藏您如何的揭開呢？

答 我所說的打倒揭開。是打倒我的謀閉。以益於人民。揭開我的密藏。有利於社會我亦盼望全國的同胞全都自己打倒謀閉。自己揭開密藏。貢獻給世界人民。大家團結起來。謀大家公共的利益。不爲自私自利而閉其謀。專爲利國利民而揭其藏。這是我的心理。自己管自己的意思。何敢說打倒揭開他人的謀閉密藏呀。不過我希望全球同胞。皆都自己管自己。亦如同我的心理。如同我的意思那謀閉密藏的積習流弊。不打倒而自倒。不揭開而自開囉。

問 您這樣存心這樣公德可以爲人的師表。我學的時候。當然是拜您爲老師呵

答 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師的地位。我何敢當呢。況且爲師的必須道德高尚。學問淵博。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纔不愧這個師字。我是講實際的。不是論表面的。實際上沒有老師的資格。又何拘表面上的名稱呢。凡同我學精神學的。卽是同志。不過共同研究。只求大家全明精神學理按圖坐功。以至於道就完囉。何在師弟的稱道呢。

問 精神學。不僅是學術。內中還藏着道嗎？

答 人要精神充足。必須靜心止念。修養靜功。使着由精化氣。由氣化神。這精神纔能充足。這不是道是什麼。

問 人民學成精神治療人民痛苦。與在位官長學成精神治療人民痛苦。那個狹義的那個是廣義的。這兩等人。誰有普及的能力。誰的公德高大呀

答 這兩等人如果有志學精神治療。皆有濟世利人的懷抱。但是用心一樣。那能力可就不一樣。能力不一樣。那公德亦分出大小來。這話怎樣講呢。人民學成是有心救人而無力的。學成後開一小小的醫院用精神給人治病。每人不過治四五人。很有限的。僅能够治己病。他無力治未病。不能預防精神的來源。使他不發這樣的病。所以是狹主義。不能普及的。功德亦小的。設如一縣的長官要是學成了精神治療。及有救民的心。更有救民的力。既能治他已經病的人。又能治他未曾病的人。他那醫院有一縣的廣大。人民有一縣的衆多。所治的人既是衆多。他那功德亦是廣大。他又能够停止了精神病的來源。又使一縣人民不再有一人發生此病的。你想他那功德。真比恒河沙數的無量呀。吾說這話。你必疑惑吾諂媚縣官往高處抬他。往低下看人民。哼。不是呀。這是自然的勢力呀。你知道這精神病的來源在那裏。全是鬱悶壓迫事事不遂心纔生這路病呀。如一縣之中。人民痛苦在何處。譬如人民愁苦稅雜捐。因無

錢拿不起。縣官逼命。這精神病就來隔。如縣官將一切苛稅雜捐豁然免除。全縣的人民豐富有吃有穿。安享太平的幸福。怎麼會有精神病的發生。這不是縣官學會了精神治療。不但能治已病。還能治未病嗎。人民雖然學會了亦無有這個力量呀。你疑惑吾詔辦他。吾是詔辦他嗎。不但一縣是這樣功德推至一省又比他這一縣功德大隔。要推到中央政府。又比一省的功德大多隔。現在你沒有看見報上載着。中央政府下令免除全國苛稅雜捐。已經有某省實行隔。人民立時得着幸福。這國府豈不是給全國商民治療精神病嗎。不是給全國商民塞精神病的來源嗎。吾不勝爲全國商民焚香拜禱國府之賜。敬希吾親愛同胞值此世界危亡之秋。急當研究精神學以救人類而挽垂亡。是爲至拜至禱者也。

滿縉侯先生著

道
德
精
神

發
源
概
要

目 錄

- (一) 論精神之源及功用
- (二) 形器與精神相合
- (三) 精神之動靜體用大有關於人生論
- (四) 精神治療學理效天法地論
- (五) 勸人學精神學術養成健全身體自福而福人論
- (六) 催眠學與催眠術學及術之辨論
- (七) 催眠術精神治療之原理並與中西醫之比較論
- (八) 以古之大賢名儒研究精神學理證明而申論之
- (九) 劉靈華樂天却病法言精神化生物質之實驗
- (十) 三聖修養精神普渡衆生即精神治療之先導論

論精神之源及功用

水是三才之祖。精爲元氣之本。所以氣聚則精盈。精盈則氣盛。氣盛則神足。果能使精盈氣盛神足。身健體充。百病何從而生。足徵精氣神乃生人之根。人生之寶。三者相倚相繫而爲命。宜合不宜離。合則延年益壽福命。離則精竭氣衰神散。精去則氣去。氣去則命去。此自然之理。而無可疑者也。今以燈。油。光。三者而證明之。譬如油爲精。將油燃著所生之氣爲氣。氣所發之光爲神。油多則氣盛。氣盛則光足。光足則不滅。此明而易解之事。奈何人不以精氣神爲寶而摧殘之。且精藏於腎屬水。神藏於心屬火。水性寒居下。爲北方。在先天爲智。易經曰坎。火性熱居上。爲南方。在先天爲禮。易經曰離。醫曰心腎相交。易曰坎離相交。水火既濟。道曰抽坎填離。如本而行之。不特却疾病之苦。且近於道矣。否則不濟不交。不抽不填。水寒於下。則精冷而不生氣。火炎於上。則神昏而不接氣。精冷則病。神昏亦病。寒熱各走極端。逞其寒炎之性。蔓延於五臟。寒至於肝。則春行冬令。太寒必使肝木枯槁。不能生水。而無生發之機。炎至於肝。則春行夏令。太炎必使肝木枯槁。而有焦灼之虞。寒至於肺。則秋行冬令。太寒必使肺金凝結。不能生水。斷其精水之源。炎王於肺。則秋行夏令。太炎必使肺金融化。而失剛義之能。

由此觀之。寒炎不調。則水火不濟之害。水火不濟。則精神病之由。欲治此病。必須開其關竅。通其經絡。貫其氣血。令其精神相合。而不相離。水火相濟而不相害。合精神濟水火之道安在。不外心靜耳。但心好動而不好靜。心不外馳則靜。靜則火降。火降則神清。神清則智明。智者樂水。同類相聚。必下就於水。火近於水。則寒水變爲熱水。則煖氣生矣。惟水性靜。靜極必寒。因心火下降至於腎。水遇火則熱。性靜者被追轉而生動。動中生熱。精氣上昇而會於神。炎於上者之火。得水氣之浸潤而不炎矣。寒於下者之水得火氣之烘融而不寒矣。已得水火既濟精神會合之道也。於是不寒不燥猶如陽春。融融溫和。賴天地仁民愛物自然之理。得乾坤陰陽感應精神之氣。萬物發生。始見天地好生之德。人一小天地也。亦具此理此氣此仁此德。其陰陽。其感應。其精神。大者如是。而小者亦無不如是。孟子有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氣之廣大精微。舒捲自如。有爲有用。何其大哉。舒而廣大。塞乎天地之間。捲而精微。藏於方寸之內。舒者動之謂也。捲者靜之謂也。動者火爲心神。靜者水爲腎精。合動靜而言之。卽謂之水火濟。心腎交。精神合。捲之退藏於密。靜其心卽孟子不動心之道。是亞聖自養其精神。使其氣浩然。乃精神自養之法。放之則彌六合。動其氣卽孟子塞於天地之間之謂。使其浩然。至大至剛之氣與天地之正氣合而爲一之道。人與萬物得天地正

氣而生。若被其剛大之氣感動。則闕竅閉者被動而開矣。經絡寒者被動而通矣。氣血凝者。被動而解矣。精神衰弱昏昧者。亦必感而充足清明矣。此孟子以精神治療人物而行之於先者也。無其名己具其實。雖無精神病院之建築。以天地爲其大醫院。其所養之精神大。故其醫院亦大。則被治者廣。不僅限於人類之狹主義。若孔子言。定靜安慮得。國家身心意。無不由本及末。如致中和。天地位而萬物育。天地如安其所。而萬物方遂其生。靜則致中。動則致和。必須致中和而後能位育。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天地之氣亦順。其感應之效有如此者。所以精神學說。亦本此理而來。凡學精神治療之人。無不以誠意正心修身而立志。因。始獲定靜安慮得知止之果。困者始也。果者終也。先始後終。卽是由本而末。所以自明其明德。方能天下明其明德。亦猶自養其精神充足。始能感治他人之精神充足。本院同人畢業於滬濱。中國精神研究會。忝列於鮑師芳洲門牆。得受相當之心法。按本始所先。末終所後之道。修煉其身形。以精其手術。正誠其心意。以通其感應。養其內以達乎外。熟其外以膺乎內。深煉夫表裏精粗之理。拋棄乎尊卑間切之勞。此謂之得心應手。手到病除。復名之聚精會神。神通病窮。以堅決之志。養成剛大之氣。以剛大之氣。煉成乾健之體。三者相合。施用手術。自內達外。互相助理。攻其患處。調其氣血。猶如拉朽。應手而愈。當治療之初。令病者閉目靜心正念。卽

是養神降火煉精化氣會神之法。令其當體先澄清其病源。而後施術。導其精神會合於軌道。以彼之精神迎合此之精神。以此之精神感動彼之精神。以充足之精神照應其衰亂之精神恰似陰陽二電。吸鐵之石。相引相繫。水乳交融團結莫解。此時治者。萬事皆空。壹志凝神。發生一片至誠。望其病人立痊之心。被治者亦定靜神安。妄念悉除。惟有病愈之一念。與治者心理相同。融成一片。此感彼應。立奏奇功。大哉上天賦與三才萬物之精神。其奧妙無窮也。大哉發明以精神治療疾苦者。巧奪造化有功於萬世也。凡我同胞抱有濟人利物之懷。繫起而締研之。以體天地好生之德。同登仁壽之域。是本院同人所馨香拜禱者也。

形器與精神相合

有先天之精神。有後天之精神。先天之精神靈通莫測。不生不滅。非有形之物質也。爲之真精真神。後天之精神。爲穀氣之精。思慮之神。以形軀爲轉移。形生亦生。形滅亦滅。爲之假精假神。三者有真假之分。而有相合之性。無形藉有形而顯。有形賴無形而生。有形之身體血氣方剛。則後天之精神逾充盛。後天之精神逾充盛。則先天之精神逾靈明。所以精神適乎天地善養之。假萬載而不斂理也。形軀得乎父母。善養之。百餘年而方斂。勢也。神形各相依賴。合則生。

離則死。其關係如此之大。宜如何相親相愛而不相離相害。完此百餘年方做之形於土行之內。而無抱恨。并還其億萬載不徹之神於理氣之中。而無遺憾。則兩相生。而兩相成者。必兩相終。而兩相歸。於是神不負形。而形亦不負神。各回其自然本來之境。豈不妙哉。奈人摧殘不徹之精神。使其先做。而有無窮之遺憾。累及易散之形軀。未終其鞏固之天年。抱恨土壤。是誰之過歟。如委及形軀。其形尚堅。非形不容神。而神不居形。舍形而去。殃及於形。令其湮沒於黃泉。永無見天之日。恨之不暇。豈能認其過耶。抑精神之過歟。彼精神爲不滅不徹之靈。居於中宮。瀟灑活潑。靈明自在。靜則無爲而致中。動則應專而致和。不厭物。亦不棄人。况其安然所居形器之樂土。何肯輕而舍之。散漫於無涯之虛空。不得藉形器而顯其萬能。憾之難釋。豈能任其容耶。兩相憾恨。罪無所歸。推其究竟。後天精氣神之罪也。惟精氣神同居於形器之內。結合最堅。互相爲命。彼此資助。斷無互起內訌。自相殘害。同歸於盡之理。但氣爲命。氣生神。亦能死神。既生之。必養之。何不將其氣充滿全體而滋養之。使其神足而無缺乏之虞。則神安居於內。不至脫形而去。不意其氣不充。斷其接濟。而神不守舍。非氣之罪而何。其氣辯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非理之宜。我氣固不充矣。試問氣自何充。非充自精乎。精竭斷氣之接濟。氣何從濟神乎。蓋精生氣。而不養氣。亦猶氣生神。而不養神。推其原始。罪則於精。其精聞之。若有不

豫色然。急言而辯曰。精屬於腎。乃人生五臟之一部。我固能死人。而心肝脾肺各有專司。均有生人死人之機能。氣盡神歸。何克罪歸於一。彼四臟罪而不究。何以服衆。若我之株連不休。必至審判不清。終無定讞之日。今本良心據理而論。我五臟之同胞。不可互相委過。雖有專司。而無專權。專權之識神不能辭其責也。夫識神分別成習。嗜欲太深。背覺逐塵。積重忘返。凡色聲香味觸法。留戀不舍。無不領納於心而受之。受之而後必想。想而後必行。當其領受之初。喜極欲狂。豈知過喜則傷心。傷心者氣散。深思爲想。過想則傷脾。傷脾者氣結。想之不得必憂。過憂則傷肺。傷肺則氣沉。憂之不已而生恐。過恐則傷腎。傷腎則氣怯。怯者敢怒而不敢行。過怒則傷肝。傷肝則氣逆。有此氣散。氣結。氣沉。氣怯。氣逆。五者蘊善於中。五臟皆病。不死何待。識神之罪復何疑。識神默然良久。赧顏而強辯曰。我之色受想行識。因六根之傳達而引誘之。始有六根之染着。不究其六根。彼反道遙法外。萬方有罪。罪則朕躬。豈持平之論哉。當彼此爭論。饒舌不休之際。有精神治療博士端坐旁聽之位。德輝滿面。頂放神光。接天連虛。照徹碧空。所以內具純一真精之體。外顯光明真神之用。於是拈鬚，含笑。誠心對識神而言曰。諸君一體。相須而成。互相表裏。互相體用。死則同死。生則同生。講求修持。共濟合衷。痛癢相關。何可競爭。聞過則喜。見善必行。彼此推諉。是私非公。本大博士。專治大病。調和五臟。氣與

神精。神到病除。立奏奇功。此感彼應。精神萬能。識神聞言。潛底覺悟。且悔且愧。飲泣欽感。而請治曰。虔誠信仰。惟命是聽。博士從容而言曰。動靜以敬。心火自定。前之傷心氣散而不聚者。今收之養之。散者可聚。則心病愈。而神足矣。飲食有節。脾土不洩。前之傷脾氣結而不解者。今溫之裕之。結者可解。則脾病愈。而元神足矣。調息寡言。肺金自全。前之傷肺氣沉。而不浮者。今舒之舉之。沉者可浮。則肺病愈。而魄剛矣。恬淡無欲。腎水自足。前之傷腎氣怯而不勇者。今安之壯之。怯者可勇。則腎病愈而精盈矣。寵辱不驚。肝木自甯。前之傷肝氣逆。而不順者。今平之抑之。逆者可順。則肝病愈而魂靈矣。屏除妄念。互相會合。返照靜觀。萬物自得。精神感應。靈妙莫測。則傷心之散氣。必易爲文明之心氣。傷脾之結氣。必易爲溫裕之脾氣。傷肺之沉氣。必易爲和平之肺氣。傷腎之怯氣。必易爲恬淡之腎氣。傷肝之逆氣。必易爲暢順之肝氣。於是五臟調和。五氣順適。正氣足。邪氣退。此謂之五氣朝元。何病之有。何死之有。且水是三才之祖。乃爲北方之精。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精生萬物。一本散爲萬殊。是天地之精氣。申而發於外也。精凝於內而靜。爲之體。精申於外而動。爲之用。體爲精。用爲神。精神治療。是以我之真精。治彼之穀精。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卽是萬水合爲一水。萬水匯一。卽是萬殊歸於一本。歸者藏於內也。藏於內則真精固而百病不生矣。火是光明之心。乃爲南方之神。

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後天之火。與先天之火。合而成光明之神。在人爲心神。在天爲離神。以我之真精發用之神。治彼後天思慮之神。是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物之神。即是以萬物之火。合爲一火。融會於患者。衰弱之亂神而陶鎔之。亂者由是而理。衰者由是而盛。則神足矣。精神治療。其廣大神通。若是不測。豈虛語哉。豈妄言哉。蓋精神治療。尙有魂魄爲之助理。而收殊功。何以言之。夫魂者藏於木。水生木。木之根由水而來。以水滋木。則木茂盛。但木生火。火之根由木而來。水屬精。火屬神。以水火既濟之精神。而治肝病。先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即是以天地萬物之木。接爲一木。以萬木盛大之氣。補充其殘敗之氣。則魂靈矣。而魂乃藏於金。金生水。水之根由金而來。以水歸金。是以由末返本。如以精神而治肺病。先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即是以天地萬物之金鎔爲一金。以萬金剛健之氣。生舉其沉滯之氣。則魄強矣。是見天地萬物皆吾精神吾魂魄。既云天地萬物之精神魂魄。是吾之精神魂魄而吾之精神魂魄。非天地萬物之精神魂魄哉。天地不朽。吾即不朽。萬物靡常。吾即靡常。由是推之。何者病何者非病。何爲生。何爲死。明乎精神統一。何有物我之分。何有生死之感。覺者自悟。未覺者速悟。而同歸於覺。是所盼望不置者也。

精神之動靜體用大有關於人生論

精神治療無爲而有爲。有爲而無爲。無爲者靜。靜是精之源。有爲者動。動是精之流。源爲體。流爲用。體爲精。用爲神。精爲主神爲僕。精主無爲。神主有爲。有爲由無爲而生。無爲爲有爲而靜。靜極而動。動則陽生。陽爲神明。是神發而爲用也。神由何發由精而發。無精則無神。無神則無用。無用何貴乎精。靜極而動者。正是精之靜變爲動。而顯神之用。所謂無爲而有爲者此也。無爲爲有爲而靜者亦此也。或問曰精靜極而動。發神爲用。未免多費周折。自尋繁難。何若直然而動。生神爲用豈不簡捷了當乎。君未明動靜自然之理。如易經剝復二卦。不剝何復。不復何剝。陰極生陽。剝而復也。陽極生陰。復而剝也。陰者靜而陽者動。陽由陰生。陰由陽生。陰中有陽。陰爲體。體中含用。體不動。則陽神不出。不能發而爲用。陽中有陰。陽爲用。用中有體。不剝則陰氣不盡。不能發用。不見乎天地之動靜也。靜者法地之靜而無爲。劾天之動而有爲。地爲陰爲靜。豈終不動歟。冬至一陽生。是陰極而動。所發之陽而爲生萬物之本也。此乃陰中有陽之明證。所謂無爲而有爲者此也。天爲陽爲動。豈終不靜歟。夏至一陰生。是陽極而靜。所生之陰。而爲死萬物之兆也。此乃陽中有陰之明證。所謂有爲而無爲者此也。動靜而有自然之理。

。陰陽含有生死之機。體用而有不息之道。精神則有行藏之能。生死乃造化之妙用。否則既生之。何必死之。既死之。又何必生之。未知何爲生。原來無生。何爲死。原來無死。由無形而顯形。爲之生。形之中仍藏有無形之精神。由有形而還無形爲之死。無形之中。仍有不滅之靈性。我之爲我。究竟誰爲我。形軀爲我。抑靈性爲我。四大假合之我原非我。靈明自在之我究竟是誰。本來無來去。何有生死。來於此間爲生。有形包無形而來。此間爲形象之世。必須而象世多一人矣。有此間卽有彼間。去於彼間爲死。彼間爲妙理之世。必須無形棄有形而去。而妙世則多一靈。來時則象世多一人。而妙世少一靈。在象世爲固生。在妙世乃爲死。去時則妙世多一靈。在象世固爲死。在妙世乃爲生。所以象世生。卽妙世死。象世死。卽妙世生。所以何有生死。亦無來去。旋來旋去。而無來去。旋生旋死。而無生死。生則申其體而爲用。死則歸其用而爲體。用不離體。體是用之母。體必發用。用是體之子。譬如人之真精爲體。真神爲用。真精凝靜。則真神潛藏於內而不動。卽退之則藏於密。藏而不見。人爲之死。藏之爲言有也。無有何藏。人之死亦猶是也。迨至真精發動則真神光達於外而爲用。放之則彌六合。廣大光明顯在易見。人爲之生。如返用爲體。神隱光收。人又爲之死。生死若是。是生是死。豈知真精真神惟精惟一。一散於萬物。是精發神而爲用也。萬物有形。精神。皆本於無形惟一之精神而來。所以萬物之生也不過如是。萬物

歸於一。是神歸精而爲樞也。萬物有形之精神。仍歸納於惟一之精神而去。萬物之死。也不過如是。足徵精神支配人類。操縱生死。其關係如此之大。吾人宜速覺悟。對於精神學理。羣起而精研之。以維護生命。果能深明精神之作用。以精神療人疾苦。立奏効果。學成於當時。造福於萬世。豈但功德於人民。而亦維持於自己。欲明此學。必究精之爲精。而神之爲神。其精神之作用。廣大神通。靈妙莫測。有如此者。精神有動靜之作用。當治療時。亦本此動靜而施術。如天地之動靜。遂其自然之理而動靜。非故爲動靜。宜動則動。宜靜則靜。並無心乎其間。所謂天地位而萬物育。天地則萬古不朽。而萬物在覆載之中亦環生而不息者。動靜咸宜也。若吾人之心。爲物欲所蔽。失其光明動靜無常。遂欲生心。已不合天地自然之動靜。喪失其精神。其肉體與精神。則有相離而不相合之勢。已之生命猶恐不久於象世。豈能與他人除病苦哉。惟究此學。必先正心誠意。去欲順理。但聲色貨利。爲人生之大欲。殊不易去。僅以色之一字論之。尤爲人生之戀愛。而難根本拔除者也。不觀天地交而萬物化生之語。天地不免於是。而萬物何能免於是。蓋天地乍僅一度。無心無欲。出於自然不得不然。非講肉體之戀愛。故不傷其形象。萬古常存。而男女無厭之慾壑。毫無節制。慾火焚身。以形器亂交害及五臟。空其骨髓。老其皮膚。喪其精神。蔽其明德。傷其天理。促其壽命。墜其魂靈。損其名譽。積差於祖先父母。譏爲缺德。令人不齒。蒙辱

於丈夫子孫。謂爲龜後。不能抬頭。有此陰陽之亂交。不特已身難保。遺臭萬年。上害及祖父。下累及後嗣。雖有孝子賢孫百世不能改也。徒逞一時害身之慾。而留千古淫蕩之譏。莫謂正士節婦不爲。稍知名譽廉恥者。亦不肯爲。得不償失。智者不爲。况卽失其身。又失其命。又失先後人之德。何冒然輕試而不知惜哉。同人爲救一般青年之碩士閨秀同登仁壽之域。共享健康之福起見。在精神學中。研究出一完備本身陰陽相交止慾快樂之妙法。較諸男女形體之交。暢快真有天壤之別。并可延年益壽。得天地神氣相交之道。茲略言梗概。天地交不外陰陽相合。女男交不外乎此理。夫人包天地而言。一小天地也。天爲陽陽中有真陰。女爲陰陰中有真陽。總而言之。無論男女。其身中各有陰陽。異性相交爲順。順流而下。其精氣潰流而各受損失。道曰。順則成男成女。自身中之陰陽相交爲逆。道流而上。其精氣上會於神。道曰。逆則成仙成佛。人慾自何而生。見色則動心。心動則慾火生。隨物而動。心爲物役。不似天地之動靜無心。而非自然之勢。陰極生陽而動。動則慾生。陽極生陰亦動。動亦生慾。如陽盛而動。則制之以陰靜。陰盛而靜。則制之以陽動。所以調和陰陽。當其本身中之陰陽相交之際。其快樂無比。非言語所能形容。誠令人不可思議者也。其法惟何。乃有傳授心法。具圖立說。指明關竅。修養可得。既除慾火。又得天和。亦不傷身。亦不招禍。行之心專。神足氣充。身體健壯。永不得病。若求後嗣。男女再交。一案得男。

定是英豪。否則見物生欲。因欲生心。所欲不遂。則縈迴於腦際。而刺激生焉。於是神經錯亂。精神顛倒。精神病生而瘋狂作矣。重則針灸不能治。藥石而難達。由神經錯亂。精神顛倒而來。必由精神通靈。神經條達之精神治療者。施之以精神。用之以手術。使其顛者而倒之。倒者而顛之。錯者而綜之。亂者而理之。精神手術兼而用之。宜動而不宜靜。以手術傳達精神。攻其病源。其病源澄清。而後以我之精神。會和彼之精神。打成一片浸之潤之。休之養之。浸潤而融其精神。休養而充足其精神。此時宜靜而不宜動。凝聚其精神。如雞抱卵。獸查箇中之生機。所以精神治療。有爲而無爲。無爲而有爲。動靜以時。秩序井然。夫精神之爲用大矣。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四達並流。上際於天者。効天之能動而亦能靜。下蟠於地者。法地之能靜而亦能動。得天地自然之動靜。始能導患者入於天地自然動靜之軌道。天地之動靜。循理無欲。無心之動靜也。如順乎天地自然之動靜。而亦無欲無心。既無心。何有欲。既無欲。何有物。既無物。何能蔽其明德。無心無欲無物無蔽。精盈氣充神足。天理昭彰。大放光明。又何有病。同人創設精神治療病院。豈僅爲除同胞之疾苦。謀全家之生活哉。尤望我同胞。法天地之動靜。清心寡欲。積精全神。氣順體健。使無一患病之人。盡得養生之道。皆明精神學之體用。而預爲之防。令其形體不敝。精神不散。形與神俱。共享遐齡。廣成子曰。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亦本聖

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之意也。

精神治療學理效天法地論

夫天地一大精神也。以其精神而生成萬物。而萬物在於不知不覺之中。人一小天地也。小天地內之精神由天地而來。固知小天地於天地息息相通。而無隔閡之處。既通而不隔。則天地之精神卽吾之精神。而吾之精神。非天地之精神乎。不過天大。其精神亦大。固用之不竭。人物小其精神亦小。或用之而盡。但吾之精神本於天地。其來源甚大。並未塞源節流。源源而來。必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小往則大來。以補充之。所以小者不小而亦大。大者之精神能生成萬物而繁榮之。小者之精神能治療疾病。而生活之。人能合天地之德。始能與天地參。參者，參於天地之間。上天下地。人處其中。合而爲三才。雖下於天。且上於地。乃中央有力份子。非天地之魂魄者歟。魂魄者陰陽也。魂陽而魄陰。魂爲陽神。魄乃陰精。魂魄乃天地之至精。天得之而常明。人得之而常生。若守之不失。上通造化之主宰。惟見天地之常明。則知其守而未失。未見吾人之常生。則知其失而未守。守而未失者。其精神可能生成萬物。失而未守者。其精神頽喪。何能治療他人。人爲天地之心。又爲萬物之靈。惟精惟一。上能通天。下能通地。變理陰陽。調和萬物。通天地者通天地。

之氣也。使天地之氣爲我之氣。而天地之魂魄。卽我之魂魄。則天地之精神。乃我之精神也。何以言之。老子有云。天氣爲魂。地氣爲魄。守之勿失。上通太乙。太乙之精。通合於天。其化如神。據此而言。能得天地之正氣。卽合天地之魂魄。能合天地之魂魄。卽通天地之精神。能通卽能收。能收卽能用。能用天地之精神。而治療人病。何病不愈。惟恐學者精神不守。心意不誠。不能合德天地。專精爲一。名不符實。豈能收效。此非精神之無用。乃自己之不誠所致。至誠感天。不感何應。同隸一師之門。皆爲精神學士。所授之講義同。心法同。畢業亦同。迨至著手治療。其效果則不同。此無他不誠之故耳。彼無形之精神。不能感有形之手術。有形之手術。不能應無形之精神。僅學其表。未學其裏。表裏不一。尙形而不尙神。未得竅中之真妙。何能收天化無形。地生無量之效。管子曰。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功。此卽天道以精神生成萬物治療萬物之神功也。由此觀之。天地生成萬物。必須和之而生。養之而成。和者和氣之謂。養者風雨之說有和養而後有生成。夫天道無形。隱而莫測。見其生成。則見天道。亦見天功。夫天道之和養。卽精神之作用。天功之生成。卽治療之功效。所以古聖賢哲研究精神學理。本諸天地和養生成之道。以顯無形難知之天道。而以精神治療疾病。立奏奇功。益彰天地生成之功。何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功。又

何敢以天之精神爲己之精神乎。不過至誠通天。則天人一貫。而精神統一。人天何分。人之精神。即天地之精神。人得治療之功。即天地治療之功。造詣至斯境界。方敢言精神治療。始見竿影之效。同人等不敢以大言欺人而自欺。對於精神治療之心法。略窺門徑。正值潛修靜養。一其心志。凝其精神。希冀由門徑而堂而室。其志如是。詎否償願。不暇計及。惟望海內外精神學大家。不吝教誨。指導明路。藉養天人一貫之道。福吾同胞。不特同人之幸。亦全球同胞之福也。所最難者精神治療無形。現值有形物質文明極盛時代。凡吾同胞均以形而易見者爲真。以神而難測者爲假。精神治療。頗受成見之影響。安知有有形之物質。即有無形之精神。物質者其顯。精神者其隱。顯中寓隱。顯者其粗。隱者其精。物質中藏精神。精神外顯物質。無論如何精妙之物。由人之精神積思構造而成。僅羨其物之精巧。抹倒構造之人。湮滅其所費之精神。遂未忘本。自爲認真可乎哉。精神爲物質之母。物質乃精神之子。豈可信仰其子。而不崇拜其母乎。子由母出。斷無子真而母假之理。如忘其源而塞之。鮮有不立斷其流者也。夫精神治療故無形而難知。見其病之愈即見其精神。見其病之愈。即見精神之巧。難知者不難知矣。亦猶天道生成萬物。見其生成。即見天道。見其和養即見天功。天道因無形難徵信於人。而生之成之。顯萬物之形。令人觀物窮理。溯源尋本。以顯天道萬能之真。精神體用之廣。吾人不信精神。亦不信天道歟。不信

天道。亦不信有形之萬物歟。願同胞興起。研究精神學理。治療見功。方知精神有不可思議之功用。必生堅心信仰之力。豈不大於同人之饒舌萬萬哉。

勸人學精神學術養成健全身體自福而福人論

夫人有此身即有此病。病由何來。由外相侵者。則有風寒暑溼燥火之六淫。自內而發者。則有喜怒哀思悲恐驚之七情。六淫感之於外。爲有餘之症。乃天降之災。猶可避也。不過後天氣血之病。對病投之以藥石。其愈也速。七情傷之於內。爲不足之病。是自作之孽不可追也。祇因先天精神之病。傷其生人之源。其藥石針灸無有靈矣。非精神治療不易愈也。且天有好生之德。竟降此六淫之氣。以災害人民乎。非也禍福無門。惟人自招。嘗見天氣不正之際。四時不順之時。吾人同處覆載之間。呼吸感受此氣。因此病者故多。而不病者亦不少。是故何也。上天公而無私。豈有畛域之分。厚薄之見。病此而安彼。死彼而生此。何以見天道之公平。詎知天下之事理。有因有果。觀其因固可以知其果。觀其果亦可以知其因。一因一果。相感相應。殆爲理勢之無可逃避者也。夫七情之內傷。自造之因也。六淫之外感。自然之果也。有內傷之感。始有外侵之應。豈天之惡此人。而故病之哉。設有一人。精神充足。氣血流通。身體健壯。皮膚堅實。全體無可乘之隙。

。邪氣無從而入。雖六淫彌漫空間。不足害之。精神充足。是其因。康強無病是其果。豈天愛其人而故安之哉。兩相比較。其造苦樂之因不同。而結苦樂之果亦異。由此觀之。非惡非愛。以理推之。亦惡亦愛。非天之有心惡之。而欲其死。亦非天之有心愛之。而欲其生。愛惡出於天道無心自然之理。其情其理則然。其勢不得不然。何以言之。彼爲七情所傷者。喜怒哀樂而不中節。則氣緩氣上氣消氣散。憂則氣結。愁則氣下。驚則氣亂。失其常態。變生諸病。氣洩則精竭。精竭則神離。不死何待。精何以竭。必色淫之所致也。氣何以洩。淫慾過度之所致也。神何以離。貪得多欲之所致也。若而人者。如此之行爲。決非道德高尚之人。萬惡淫爲首。據此一端而證之。已在惡人之例。天道福善禍淫。非惡其人而何。乘其七情之內傷。再加以六淫之外感。速其死以彰報應之不爽。而顯因果之不虛。非天真惡其人。惡其行爲之太惡。而召天道之惡。應自責自悔。何得怨天道之不仁也。夫精神充盛。神彩煥發。道貌岸然。誠中形外。一見卽知其爲修養無病之士也。言語謹慎。肺氣足矣。飲食有節。脾氣足矣。無思慮。心氣足矣。不愠不怒。肝氣足矣。斷淫慾。腎氣足矣。內得安全之五臟。外有堅固之軀壳邪氣不侵。六淫不入。若而人者。修身明道之善人也。天道福之。豈能災之。福之非愛其人而何。亦非私愛其人。愛其行之善也。非天福之。而自福之也。本院同人設立此院。爲福人起見。惟上天尙不能無故福人。我何人斯。

蹊然大言不慚而敢以福人自命。不見矢人函人與巫匠乎。一恐傷人。一恐不傷人。矢人匠人。利人之死。函人巫人利人之生。非矢人匠人之心。不仁於函人巫人。亦非矢人惡其人。而必欲置之於死。函人愛其人。而必欲救之以生。不過其中有術異之利。而發生其傷人生人之望。以遂其利益之謀。非真有愛惡不仁之心。存於其間。足徵大利之所在。能轉移人之心志。變換人之善惡。術不可不擇。而見利亦不可不制之以義也。吾人精神治療與中西各醫。欲人之生。儕於函人巫人之列。盼人之病。又等於矢人匠人之傷。處此二者之間。左右之源。生人病人之心。兼而有之。是生人乎。抑傷人乎。如言生人。又何盼人之多病。如言傷人。實恐人病之不愈。術則仁矣。心亦仁矣。但爲富則不仁。以仁術行其仁心。則仁矣。以仁術行其富心。則不仁矣。爲吾人之醫者。以仁術行其仁心者。寥若晨星。以仁術而行其富心者。比比如是。吾曹業醫術之心理。固有若是者。何敢一概而論。豈無抱濟人利物之懷。存胞與饑溺之志。不爲利已而爲福人。不爲良相而爲良醫。救濟蒼生高尚之士乎。若此者亦不乏其人。何可一筆抹倒。作此欺人自欺之論。同人不取自謂仁術仁心。擬效鑿於良醫濟人之志。願學此生人之仁術。避免其病人之利心。不但以精神治療疾苦。尤冀推廣精神學術。使人人皆明斯學。充其精神。養其正氣。健其身體。三寶固。而五臟足。願天下同胞共享延年益壽之樂。此係本院同人等福人之志願。實吾同胞自修之。而自福

之。何敢居福人之功哉。

催眠學與催眠術學及術之辨論

古之所謂術者。卽學之云耳。人物志云。思通造化。策謀奇妙。是爲術家。晏子雜下篇云。言有文章。術有條理。禮儒行云。營道同術。又云。古之學術道者。莊子天下篇云。古之所爲道術者。惡乎在。以此證之。學術二字。有相合而不可分之勢。學卽術。術卽學也。不過在體用上之分別。夫窮事物本末終始之理爲之學。將吾心所知之事物本末終始之理。而致諸用爲之術。足見學爲體而術爲用。有學卽有術。有術卽有學。有學之因。而結術之果。於是學又爲因。術又爲果。有本必有末。有先必有後。則學爲本爲先。而術爲末爲後。彼學時尙爲空。至用術時乃爲實。譬如講生理學者。將人體剖解。審查臟腑各部構造之機能。當此之時。爲空學。而無實驗者也。此謂之空學。迨其眞理洞悉。實行治療疾病者。此謂醫之實術。至於講物理學者。研究空氣阻力及托力。知天空上有剛氣。愈上剛氣愈大。而托力因之亦大。何以證之。不觀夫鷹隼低飛則兩翼豎扇。及搖搖然摩天而上。緣剛氣托之。則張翮平舒。不動亦不墜。極其自然。據此理而製造飛機。各種機件備置完全。飛機始底於成。此爲之學。俟駕駛此機。藉氣油燃燒之力。翱翔於空

中。此爲之航空術。一切學術無不如是。無論我國學與術相混。亦無論泰西各國學與術相離。總之學無術不用。術不學不成。體不能離用。有真理之學。方有真用之術。無真理之術。必無真體之學。假如人之心意爲學爲體。眼耳鼻舌爲術爲用。無心意良知之體。何有眼耳鼻舌良能之用。夫體不能離用。離用言體。如梁任公有言。考據賅括之學。白首眩眩而絲毫不能爲世所用。此學而不根其術之弊也。而用不能離體。離體言用。猶如今之言新政者。徒襲取他人之名稱。朝頒一章程。暮設一局所。曾不知其所應用者。爲何原則。治絲而益棼之。此術而不根其學之弊也。所以見其流者。必究其源。溯其源者必始於流。知其流而不知其源。非真知也。源者其學也。流者其術也。源無窮而流亦無窮。學之精而術亦精。源爲總樞。而流爲支派。學爲總體。而術爲分用。世人尙學而輕術。不見夫漢書靈光傳贊。稱光不學無術。究之尙學必不廢平術。未有不學。而有術者。亦未聞其術不由學而來者。足徵學之名稱。何優於術。而偏尙之。術之名稱。何劣於學。而特貶之。如前言術家思通造化。策謀奇妙。得其真理而施之於實際者。此非有用之術。若僅眠術施之於精神治療。奏効甚速。除人疾苦。此得其真理而施之於實際者也。此非有用之學術乎。如學成不能施之以實際者。此爲無用之學。何貴乎此學。所以真學而有實用之術。真術方爲真理之學。夫催眠術精神學。乃爲真學實用之學。亦爲真理實用之術。學成而後用術。真有益於人

民社會之學術也。有其實。似可不爭其名。命之曰催眠學固可。命之曰催眠術亦無不可。何必在學術二字上。費若許之推敲也。

催眠術精神治療之原理並與中西醫之比較論

夫天下之人情。咸以有形者爲真。據形徵實。信仰極篤。而以無形者爲假。玄妙虛無。攀緣無着。信心不生。信其有形之能力。超過無形之能力。僅見其淺而不能見其深。知其萬而不能知其一。一。高者有形有色有聲有觸。靡麗繁華之場。一者無聲無臭無形無相。清靜元默之地。萬由一生。形由無來。萬從一顯。形自有著。有形之能力得自無形中萬分之一。人信一能而不信萬能。非探本尋源之大智。乃逐末隨流之小知。小知者知用而不知體。大智者洞悉體用。知用而不知體者。見其有形之顯。而昧其無形之隱。體用兼明者。知其有形之顯來自無形之隱。而無形之隱。彰明在有形之顯。無形之隱。賴有形而顯其一部之能力。有形之顯。依無形而奏其一部之能力。有形功効之一部。何敢况無形功効之萬能。詩曰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所以著乎外者本乎內也。有諸內者形諸外也。今以醫術而論之。有中西之醫。有針灸之醫。有精神治療之醫。中西針灸之醫。用有形之藥石。而治療疾病者。精神之醫用無形之精神。而治療疾病者。有形之藥

石。固然能除人之疾苦。人人深信而不疑者。亦知有形藥石之功。賴無形精神之力哉。何以言之。凡動植礦石之藥品。受天地之精氣而生。自有天地之精神在內。而中醫與人治病之時。望聞問切之際。意志凝神按脈據理斷病。俟其握管書方。將全副精神貫注於紙上各藥物。而藥味間接醫生無形之誠感。直接藥店平藥之小心。醫病者家屬煎藥望好之精誠。一藥而愈。豈僅藥石之靈。有種種無涯之精神。誠意感之耳。若遇真心之孝子割肉療親。立見效果者。史鑑內載。不乏其人。此非至誠精神所感之使然。誰曰無形之精神。不優於有形之藥石乎。據此言之。中醫雖用有形之藥品。當其切脈斷病酌方用藥之時。費幾許之精神。不過其精神未曾直接用在病人五臟之內。專用在切脈斷病之外。觀其用有形藥石治病。各種程序。亦是先由無形精神上入手。後顯藥石之功。兼之病者信仰心理之作用輔助之力尤大。豈知信仰心理。乃精神治療至要之事。如無信仰心理之誠意。雖至精之術。珍貴之品亦難奏功。如西醫初至東土。取藥石之精而棄其粗。或化成水。或變爲末。吾人見其本見其末。非復我國藥石之原形。雖有形失其習見之原形。尚不相信無人嘗試。况不藥無形精神之治療乎。迨至西醫士西藥房林立。都城徧滿。各省各邑。治而生効。人民以其便利。信心始生。醫院有人滿之患。中醫有淘汰之虞。至於今日西醫達於極盛時代。但盛極必衰。應時運而發生一精神治療法。已往之藥品。不但不用我國之粗。亦不用西藥之精。專以

精神治療。立奏奇功。今日吾人對精神治療未能深信。亦猶昔日對於西醫不信之狀況相同。此亦人民觀念不習慣之心理作用。迨至精神學理。發達而後。明其由末返本之理。得其由顯而隱之道。始信精神治療為體用兼備之妙法。源流窮溯之奧理。始悔自知之不明。交臂相失之遺恨。以前失於西醫而未學習。則無濟人利物之仁術。以後再失於精神學理而不精心研究。追悔將來。自利利人之具。一悞何可再悞。必急起直追。猶不失為應運趨時之達人。本院同人本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之志。願與同胞共作慈航以渡疾苦之民衆。但此學何云應時運而起。蓋天地之萬物萬事由理性而生。理性本來無形。是由無形而顯有形。由體而用。方顯造化莫測之萬能。此有形者盛興之時代也。所以中醫用有形之藥石。顯其萬能。有始即有終。當其將終之時。必有出而代之者。西醫之謂也。用有形之藥水。顯其萬能。有盛即有衰。當其將衰之時。亦有出而代之者。精神治療之謂也。所以用無形之精神。顯其萬能。譬如藥石為有形之精。此為中醫當令時代。藥水為有形無質之氣。精化而氣生此為西醫當令時代。精神為無形無質之神。氣化為生神。此為精神治療當令時代。始則由無形而顯有形。終則由有形而歸無形。有形之用有限。無形之用無邊。由精微而廣大。復廣大而精微。精微非小。廣大非大。不過有放有卷。六合不大。寸密非小。若劍之曲申。申而長之。其長猶短。曲而短之。其短猶長。在劍則不知其長短。無意識之故耳。而人有我

見所見之分別。則有長短大小之判。果有大小。則六合內之大物。豈寸密間所能容。設爲人之精神既經煨煉之後。於宇宙內之精神統而爲一。用之貫而通之。放之之謂也。舍之隱而藏之。索之之謂也。大小在我。原無大小。放卷自如。何有放卷。儒曰寂然不動非含藏之謂非卷之之謂耶。感而遂通。非用行之謂。非放之之謂耶。佛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儒之寂然不動。卽佛之無所住也。儒之感而遂通。卽佛之生其心也。易曰。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正位居體。寂然不動也。黃中通理感而遂通也。若催眠精神治療之時。治者聚精會神專一不雜。今被治者止念靜心。而專一不雜與止念靜心。皆寂然不動也。迨治者用注射手術。及暗示病者及默契之語。卽感而遂通也。由寂然不動。然後令其感而遂通。以除其病。再由感而遂通。然後令其寂然不動。其法爲何。不外治者施以觸覺聽覺視覺之三者。治者以手在患者身體上之一部分作長時間之接觸。此爲觸覺。治者在患者之耳間作接連不斷之一二三無興趣之語言。此爲聽覺。治者在患者之眼前持鏡或一物。令其目不轉睛之凝視。此爲之視覺。以上三術均能使患者入於薄眠熟眠深眠之狀態。此時雖寂然不動。不聞他人之語。專聞治者之言。加之以暗示彼在默契而不違。此又由寂然不動之中。收感而遂通之効。施術者命之動則動。命之止則止。持碗水面暗示曰是火盆。彼卽錯覺而爲火。頓現畏燒之狀。手未持物而暗示曰某物。令彼接握。彼卽接握。若有真物然。此爲之幻覺。既有以

上各種方法。幻相即深。信而不疑。所以暗示之曰。汝病全愈。從此無疾病之苦矣。彼快樂滿懷。頓覺大病若失。醒時其病果然全愈。能治此病。有竿影之效。神乎其術。令人莫測其靈妙。非奇之至奇。玄之又玄者乎。詎知並不玄妙。亦非神奇。乃極平常之生理心理之作用。兼之以精神解其五臟之鬱結。並會合其精神。而融治之。恢復其精神之充足。可見天地生化無窮。無不從陰陽之道。而生變化。其中有個理氣。能窮其理氣之源。凡百事物自以爲奇妙者。皆歸於平淡矣。假如多日未晤之老友。一旦相遇。以恭維之語而頌之曰。閣下修養甚深。岸然道貌。誠中形外。滿面紅光。其實此人並無若是之德光。聞此善頌善禱之語。如對其身分。其人立現得色。必應其所奉承之言。大異於本來之面目。所頌之語。即催眠術之暗示。其人應其語。所發出之得色。即催眠術之默契。設如一妙齡艷麗知禮之處女。相處喜筵之堂。遇一人直視其貌。立現羞滯臉紅不安之態。此即精神接觸之驗。以此二者證之。不外心理之感動。精神治療疾病立奏奇功之理。如是不只此也。惟催眠施術者用暗示之方法。將被術者催至熟眠睡眠之狀態。而後用精神治療其疾病。收効尤速。因在其根本上。解除其痛苦。較諸治末簡捷而實在也。何爲本。萬殊合一本。即清淨真如是。何爲末一本散爲萬殊。即依清淨真如流出之萬物是。吾人亦是清淨真如流出萬物中之一。如願清淨真如。而意識心正則不失清淨真如之體。發而用事。無不中節。病由何來。如適清

淨真如。而執焉著物。合塵背覺。萬事萬物。紛擾寸衷。七識執持。牢不可拔。記憶不忘。現在過去未來之三心。若濤浪之翻騰而無止息。何有於清淨真如之體。發而用事。背乎天理。所謂元神退而識神當權。喪其精神。累及身體因之病生。而用催眠精神治療法治之。將其權入深眠。先令第七識失其思想記憶分別執著萬物之雜念。及當時痛苦之思想。前者所經之事印入腦筋。猶入照像之底板。絲毫不遺。今則將其底板括洗清楚。而無一點之痕跡。此時業經離塵合覺。復還清淨真如之體。即是識神遜位。元神用事。然後暗示之曰汝病全愈。身體健康。並無痛苦之可言。第七識誠信受命。承認其病已失。而不執持以前之痛苦矣。俟其醒後不爽前言。此催眠精神治療感應之真理。在根本解除其痛苦。速効之明證。所以同人組織本院不僅治療疾病。專救吾同胞之惡癖。邪癖。凡心地不正行爲不端者。均可由深眠中之暗示糾正之。令其改惡爲善。棄邪歸正。能收圓滿之效果。其法不外上之所言治本不治末之一法也。吾人乃生物之一。爲萬物之靈。體力最健。智慧極深。道德心重。古聖先賢對於體智德三育。極爲講求。所謂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體育即是修身。德育即是正心。欲修其身。必先正其心。書曰德潤身心廣體胖。由此觀之。德之益於吾人之身心。有心安體泰之功効。德本無形。而身乃有形。以無形益有形之力。何能如此之大也。有理存焉。蓋有德者。意誠心正。而無人欲之私。諺曰寡欲精神爽。人若精神充足

。身體健而智謀多。所以智育體育必宜德育爲先。離德育而講體智猶南轅而北轍。愈趨愈遠。背道而馳。智者不爲也。本院同人徵求同志研究催眠精神學術。以立利國福民之基礎。健我身體。關我智力。全我道德。先以德育立其根。潤其身。培其智因之而自得。試思德潤身。心廣體胖之。言。德卽是精神。潤身體胖。因德之力始顯此顯象。非精神治療收効而何。精神治療之歷史自古典籍類此之記載。何可勝道。吾人未之精心而研究之。使古之精神學術。湮沒而不彰。以致吾人憂患與疾病交乘。身體與精神並喪。不特上負古人。下負本身。尤負國家。外人譏吾國爲病夫。乃實在情形也。國無人民不立。人無精神不強。民弱則國弱。民強則國強。人民者國之魂靈也。如吾國人民皆在憂患疾病之中。國亦入於內憂外患之境。民有病。如無民。無民則無國。民病卽國病。民病則死。國病則亡。身死國亡。非吾人民不講德育。累及智體之所召也。欲治民死國亡之病。非尙道德養精神不爲功。精神病院之設置。豈但治人之疾病。民之生死。國之強弱攸關。異救民救國之良藥也。凡吾同胞抱有利民興國之心者。盍與乎來。使全國之人皆明精神學術。知宇宙內及吾人精神之源。誠爲萬物生命之源。國家興盛之基。何可等閒視之也。

以古之大賢名儒研究精神學理證明而申論之

性理綜要神化篇曰

虛明照鑑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間也。天下之動神鼓之也。神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按心虛則誠。誠則神明。神明是由天一之精。發而爲用也。其精神之明。照徹隱微。無遠弗屆。充塞兩間。利用出入。必須鼓舞其精神。否則不足以盡其精神之能。此卽精神治療法。無遠近幽深一語。益證隔地治療。非奇異妄誕不經之談。精神治療。原以至誠之心理。鼓蕩其精神。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夾雜其間。其心理之精誠與精神凝合爲一。有動天地泣鬼神貫金石之能。况其疾病乎。

乾稱篇曰太虛者虛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一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爲物。形潰反原。

按言其不測之神。附於形體之內。由玄妙之太虛而來。是爲形聚爲物。陰陽之氣散爲萬殊。人不知萬物從太虛之一面生。人第見其萬殊。不知混合爲一之本。雖散爲數。而陰陽屈伸相感之

神。湛然清明。能與太虛之體氣。息息相通。時感時應。俟其形潰萬物之理氣精神。仍還於太虛。卽所謂形潰反原。雖無徵其實一而已。所以精神學術所煅煉之精神。至於湛然常清。默通太虛。遇治療之時。默通於病者之精神。伸其陰陽相感無窮之能。彼之相應也無窮。此爲其散無數。迨其治療完畢。乃將精神退藏於密。默契於太虛。此爲合則混然。果能工夫純粹。到此地步。而後收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效焉。

皇極經世書曰，能醫人能醫之疾。不得謂之良醫。醫人之所不能醫者。天下之良醫也。

按催眠精神治療。卽能醫人之所不能醫者。如治療惡癖，邪癖，矯正人之邪心而歸於正。尤中西醫所難語者。惟催眠精神醫士誇之。如此而論。乃爲事實。非自矜自伐而逞其能。深贊催眠精神治療之萬能。使人人盡明斯學能。普與於全世界。而爲全世界之人民遺康健之幸福也。

又曰得天理者。不獨潤身。亦能潤心。不獨潤心。至於性命亦潤。

按理卽是道。天下事物莫不有理。道是天下事物當然之理。人心內之精神。妙天理而應萬事萬物者也。人若得乎理。則行乎天理之當然。而無人欲之私以累之。所謂盛德者應事應物。而不爲事擾物擾。則精神活潑貫乎宇宙。通乎萬物。豈但潤身潤心潤性命而已。以此精神理氣。治療

疾病。亦能潤他人之身心性命也。

朱子曰，子孫祭祀祖先。祖考來格。以我之精神感彼之精神。故曰來格。

按朱子所言。非死後之精神不滅之證乎。若以至誠之精神感已死之精神。尙且應其精神而來格。况精神治療。以活潑生機之精神。不能感活人之精神乎。益徵精神治療人病之不虛。蓋精神學之真理。自古深有研究。非無價值之學術也。

有人問朱子曰。上古聖賢所謂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之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答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

按天地間萬物。均得此理氣精神而生。人爲萬物之靈得其全。禽獸動植各物得其偏。所以人之精神。能運天地萬物。以我燦爛充足之精神。治療彼之頹敗之精神。自能息息相通。奏效可立而待。足見精神治療學。不可侮也。

上蔡謝顯道曰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

按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祖考之精神。卽萬物之精神。萬物之精神卽天地之精神。足見宇宙間之真精神流通不息。此精神之光明燦爛。濟天滌地。人天融合。一以貫之。所以我之精神

與天地萬物之精神爲一體。我與天地同流。惟此精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嗅之無味。但觸之不覺之中。而有真情誠意感動之。則收效甚速。此卽催眠精神治療暗示之後。所發生之默契是也。卽孔子曰默而識之。言其精神之感應如此之深。可以意會。不可以言說之妙。證之無形。說之無從。精神益於吾人之處。快愉無比。所以孔子言默而示之以下。緊接學而不厭之句。不但自利並想利人。又曰誨人不倦之句。亦是令人人皆明精神學術。亦聖人普濟衆生之意。上蔡卽言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以此徵之。若以精神治療己之祖父兄弟。因血統氣統之關係。較治他人更爲有效也。

薛子曰，陽明者善也。陰濁者惡也。人見天地清明。則心意舒暢。天氣陰晦。則心意黯慘。又曰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者而悉矯之。久之氣質變矣。

按陽明者，神光精神之謂。猶天氣清明心意舒暢。乃身體健壯無病之表示。善之象也。而陰濁者，精神衰敗之謂。猶天氣陰晦。則心意黯慘。乃身體頹喪得病之預兆。惡之象也。當此之時。若用精神治療。以我之陽明。照其陰濁。陰濁者必化爲陽明。而心意黯慘之情。亦變爲闊達舒

傷之意。人誰樂爲惡也。未遇善者感化之。則惡矣。果得陽明之善。而化其陰濁之惡。其勢必感而爲善。此自然之理也。善惡非固定之體。是流動之性。人之處世可善可惡。導之以善則善。引之以惡則惡。中人之資無固定之性。可上可下。大概如是。以陽明之善而照其陰濁之惡。無不感而化之。猶如日光一出。普照全世。凡寒霜冷露冰雪陰霾之氣。無不立時消解。用精神陽明之光。感照患者之病亦如是也。既能感其惡而爲善。在催眠眠之時。矯正其邪僻。誠易易也。彼之性情輕而急者。則變其重而緩。褊而驟者。則變其寬而靜。暴而粗者。則變其和而細。非矜誇之論。此乃變化氣質之性。有實驗者也。（如薛子所云，察者偏者而悉矯之。久之氣質變矣。）是薛子據理論事。必有可能之推想。而未見諸實行者。後人據理發明催眠精神學說。以矯正邪僻。是繼續薛子理想而實之。以徵其真理之所存。將來必見諸實用。非空言無補。徒作大言之流也。薛子造其因。後人結其果。後人是薛子之功臣。薛子乃後人之先覺也。

羅文恭公洪先曰。當極靜時。恍然覺吾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無內外可指。無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成一片。所謂無在而無不在。吾之一身。乃其發竅。固非形質所能限也。是故經吾之目。而天地不滿于吾視。傾吾之耳。而天地不出於吾之聽。瞑吾之心。

也。
。而天地不逃于思。古人往矣。其精神所存。即吾之精神。未嘗往也。

按羅文恭公極靜時發生之現象。是爲催眠精神治療法之寫照。吾人如精通催眠精神治療之學。練達極深時。當其施術之先。必須靜坐養其精神。靜極時能發生羅公所言之妙境。俟其精神與天地統一。即是旁通無窮。無內無外。施術者之精神無所發於外。而被術者之精神亦無所藏於內。彼此渾成一片。連天地之精神亦融而爲一。固然是無在無不在。精神與精神交通。始去其身體之痛苦。而身體無阻礙之力。所以形質不能限也。但顯在精神用事。而潛在精神無構。潛在精神用事。而顯在精神無權。當其靜極恍然覺吾此心。中虛無物。無動靜可分。此係潛在之精神用事。是由靜極自然而發。非有意故動之精神用事也。而顯在之精神休息。亦是由靜極自然而止。非有意故靜之精神退休也。其動靜出於自然。原無動靜。則動靜有何可分。是故經吾之目而天地不滯于吾之視。此非天眼通乎。傾吾之耳而天地不出於吾之聽。此非天耳通乎。瞑吾之心。而天地不逃于吾之思。此非他心通乎。古人往矣其精神所存。即吾之精神未嘗往也。此非宿命通乎。由此觀之。儒學通於釋學。而催眠精神學與儒釋。名異而理同。一貫之道也。並非無實際而尙空理之學術也。

劉靈華樂天却病法言精神化生物質之試驗

曰美國心理實驗大家愛而馬凱者發表其實驗之例題曰

(感情之化合物)

法曰，用一瓶滿注清水。置於腕上。身腕不稍動。將全副精神注意於腕上。少時血液必凝聚此處。繼而此處之筋內膨脹。瓶水因之溢出瓶外。如此者不時試驗。則其腕容積及力量顯然增大。

又開替教授仍用以上之法試驗。結果其血肉集注之處。必定強固筋肉膨脹。

愛而馬凱又試驗人所出之汗。怒時與哀時所出之汗其顏色各不相同。因感情不同之變化也。彼又將心中無事自然之氣息。吹在冰冷實驗管中。氣遇冷所結之無色透明體之露。較諸怒時之氣息吹在冰冷實驗管

中。所結有色沈澱濁體之露。絕不相同。

蓋忿怒心情所結有色澱質之物。乃化學成分也。甚至於試驗所得之成績。當怒情所感而化生之物質爲藍色。悲情所感而化生之物質爲灰白色。悔恨情所感而化生之物質爲石竹色。無論出汗之液體。呼出之氣體。因其喜怒哀樂愛惡欲感情之作用不同。所化生之顏色亦因之而異。不但七情呼出之氣化生物質。而有顏色之不同。其能力亦因七情所感之不同而生變化不一致之差別。有心理學家亞蘭慕、格林氏新著正思與邪思一書所載。彼因開替教授試驗法。更進一層氣化物質之能力功用。尤令人歎奇驚異。據稱其試驗之經過。將此人怒時所呼出之藍色質。接觸在彼人之身體。或動物之身體。能令其人其物之精神起劇烈之動作。怒氣衝髮。不知所怒者爲何。若以嫉妬之氣化生之物質。注射於動物之身。僅數分鐘其動物即死。從實驗得來之效力。不但有死傷動物之能力。其所發出恨惡之感情。大有傷於全身。其精神之消耗。生活力之減少。種種自受其傷害。均在不知不覺之中。豈知彼之恨怒發出物質之毒。注射他人身上。其毒之能力可斃八十人之多。而本人五臟內所含之毒素極多。定受其傷害。由此試驗得來之真理推之。怒哀惡所發之氣體化生之物質。其毒如此之烈。害人並且甚已。若遇喜樂仁愛之氣息化生之物質。當然有益於人亦有益於己。書曰和氣致祥。戾氣致殃。有由來矣。如曠怒暴燥忿恨惡氣。各教經內。深以爲戒。諄諄告

誠。知其害人害己。各聖人警醒愚民。以救人之生命。其慈悲婆心。令人欽感。奈人毫不覺悟。置若罔聞。每日在怒情恨浪之中。製造毒藥炸彈。害人害己而不顧也。惜哉。若吾人學成精神學術。純爲救人之仁心發出精神之氣。必生仁氣。施術必先正心誠意。所發出之氣爲正氣爲誠氣。無在而非益人。卽無在而非益己。所謂養心。莫善於誠。誠則無詐。而心安。至誠心安。則外物不得害。誠則自明。明則守仁行義。守仁者誠於中。必形於外。守義者明乎裏而達乎表。由仁而顯神之化。由義而顯明之變。有此神明之變化。何有盛怒化生毒質之害。精神治療之理。卽此神明變化之作用也。所以至誠之精神益人益己之謂也。况精氣神爲人生之三寶。精神之氣所化生之物質。一定爲透體燦爛光明而生寶色。所以精神治療有竿影之效。皆此光明寶色精神內所含之寶。出而救人疾苦所致。大哉吾人之精神也。何不珍貴愛惜而保其延年益壽也。大哉精神學理之發明也。何不興起研究而發願濟人利物也。

日本宗教大家藤田靈齋曰乳母遇激烈之驚懼。或盛怒時卽乳小孩。往往送了小孩性命。因乳母驚懼盛怒。激烈感情所發之毒素。含蘊於臟腑。流行於乳汁之內。小孩食乳受毒而死也。又云人受動物毒氣或觸大蛇巨蠍。往往而死。亦是動物蛇蠍所蓄忿怒之情而生此毒。所以精

神虛弱之人。與其接觸必死無疑。

按以上所言因人七情化生之物質。有色質之不同。能力之各異。以此推彼。人之精神之氣。所化生之物質。其色其質其力。故而不相侔。各因其感情之善惡。心術之邪正。意念之誠僞。自呈其不同之點。或因其惡邪偽感情發生之精神。與人治療。不特不利於病。猶恐害之。若以善正誠感情發生之精神。與人治療。決定立起沉疴。魏鴻聲君可當此善正誠三字而無愧。一因其守道多年。余知之深而信之真。又觀其治療疑難大症。無不着手成春。證諸活人無算之實驗。益見其為善誠正之君子。因其守道而許其善正誠三字。為無形無據之名。見其活人甚衆。而後許其善正誠三字。為有形有據之實。豈知精神治療者如不守此三字。不能見效也。

商書盤庚曰（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

（解）非吉言乃惡言也。惡言能傷百姓之心。其惡毒生於自身之內。惟汝自生毒而自害之。此即亞蘭慕苦林氏實驗人之忿怒惡氣化生物質之毒能害人害己之說也。以為係亞蘭慕苦林氏新發明之事。我國自商之盤庚即有惡氣化毒之說。不過未曾試驗化成物質以毒人耳。此語創自我國古代。從無人詳為研究。以徵其實。亞蘭慕林氏因之而發明於世。令人人驚奇歎異。是我國古人造其因。而彼結其果也。我國諺語常言此人毒如蛇蝎。言其人鬼詐多端。滿腹內盡是害人之奸計。並

無絲毫之善念。以作惡爲能事。嫉才妬能。恨人之顯達。怒人之富有。奪人之貨財。淫人之妻女。貪圖目前之利。習爲陰險。僥顧片刻之歡。甘爲惡首。或笑中有刀。或暗裏放箭。視聽言動出之以非禮。無不悖人情而傷天理。此等害人之小人。所思所慮。所忿怒。所嫉妬。萬惡之毒氣。輒蘊於寸衷。其精神化生物質之毒氣。業經盈滿其五臟六腑。彼之臆腑。猶爲製造炸彈之兵工廠。不但傷人。一旦炸裂。臆腑盡歸灰燼。所謂小人毒過蛇蝎者此也。吾人儻知小人如是之毒。而不知係惡怒之氣化生之毒也。經亞蘭慕苦林氏諒費苦心。實驗氣化物質之毒。發明於世。吾人而不知其然者。今竟知其所以然矣。亞氏有功於世道人心大矣。經其結果如是。亦不負造因之古人。竟有繼其志之後人。揭明真象於數千年之後。亞氏亦爲古人之功臣矣。

按五行傳曰。蟻如鼈三足。生於南越。一名射影。在水中。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創如疥。故爲災。叔苴子內篇曰。禁呪之術。原於禽蟲。百舌禁蚯蚓。而蚓自出。啄木禁木蟲。而蟲自出。沸河禁魚。而魚自躍。鳩鳥食蛇禁石。而石自發起。蝦蟆禁毛蟲。而蟲自落。蜘蛛禁蜈蚣。而蜈蚣自化。

。由此觀之。皆專氣所召。精神凝聚以制之者。凡此動物欲食彼動物。先具害物之惡念。惡念以生必繼之以忿怒。惡念忿怒感情所化生之毒氣。再用精神攝收其毒氣。專注於被食之物。被食之物被其毒氣。所攻而失其知覺。被其精神收攝。自出而就死。以此徵之。而細微之禽蟲。惡念忿怒之精神害人害物如此。若亞蘭慕苦林氏實驗吾人盛怒嫉妬感情所化生之物質可毒斃八十人之多。益足信也。尤足證明吾人以精神治療疾病。以此仁愛至誠感情所化之善氣混合於充滿之精神。與人治病。大奏奇功。非妄言誇大。實有真理至情在焉。

總以上之論而詳推之。不但人物忿怒之氣化生毒質。而有害人害物之力。其存心仁愛。與存心殘忍所發出之精神。亦與入有利害之不同。所以喜怒哀途。而顏色各異。顏色中所顯之物質。故有益人害人之分。而顏色中所現之親疎。亦有益人害人之處。而人未之詳察也。何也。設如有人奔走於權貴之門。或拜倒於裙釵之下。一爲希圖富貴。一爲戀愛冶容。當權者示以優容。有色者表現其親愛。既得其財有其位。而又有艷色而享其福。其人快樂滿懷。不言而喻。一旦寵弛愛

失。有權者加之以厲色。有色者刺之以冷情。厲色傷人。冷情害人。失位而得神經病者有之。失愛而喪其性命者又有之。皆以彼感受其厲氣冷情之精神衝動所致耳。前之實驗怒氣化生物質。以物質之毒而能害人。此以厲氣冷情。未曾化生物質亦能害人。非彼此精神之感應而何。足見精神在先。而物質在後。凡人有精神不快。而怒氣始生。怒氣生而物質之毒方現。毒氣發生。人已同受其害。精神關於人之生命大矣。是以至誠之精神。不可不養。而激烈之精神不可不變。變激烈而爲和平。和平乃不偏之中氣。有此和平至中精神之氣。治療疾病。救人生命。不特利人抑亦利己。何有疾病之痛苦耳。惟人之性情不同。精神之氣亦異。各有各人之氣。各有其精神之光。唯物亦然如獵犬逐兔。遺歧路不知何往。先嗅此路。知無兔氣。至於彼路亦不復嗅。徑往逐之。而警犬學校訓練之犬。能追踪強盜之所寓。亦係嗅人氣而得實効。往往藉其嗅力能破獲盜案。且犬遠行。沿途便溺。俟其回還。嗅其便溺。向不迷路。至於貓之捕鼠。至屋中嗅有鼠氣。始伺鼠穴而逮捕之。所以人物各有其氣。遇有毒氣之物而嗅之。重則喪命。輕則受病。近來防疫病院盛行於吾國。非無因也。但防於外。而不知防於內。知其末而不知其本。非許之得也。若先防內之毒氣不發。方足以使外之毒氣不入。僅防外之毒氣不入。而能禁內之毒氣不發乎。去內之毒氣是治其本也。內之毒氣爲人忿怒嫉妬化生之毒氣。謂去毒氣而存和氣。智者之行。仁者之心。勇者

之爲。智爲神之精。仁爲神之心。再爲神之氣。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有此仁德智勇之精神。蘊於中。自然誠平內而行乎外。神光普照。徧滿宇宙。其盛德至善之精神其功用不可掩有如此者。而盛德精神之光。非由美國實驗家精神化生物質之說及英國克魯納實驗人之身體不時向外發生光線之說始。我國自古至德至仁。崇功放勳之聖人。德輝乾坤。何克勝道。茲略舉於左。如虞書贊堯功勳之大。放乎四海而無所不至。故曰（放勳）就其德性而言恭敬於內。則通明於外。本乎至誠之自然。而無強恭不實。虛讓不敬之意。故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就其德性而言則如此之誠。即其功勳而言則如彼之廣。德性功勳。誠中形外。其精神之德光。照乎四方。通於天地。故曰（光被四表格於上下）據此而論。堯修養德性是蘊蓄性德之精神。以敬爲體。而後建立功勳。允恭克讓。實行其功德於兆民。以通明之精神爲用也。吾人治療之先必須默靜。亦蘊蓄性德之精神以誠意爲體。而後施行手術。惟精惟一。希冀其奏功於病人。以心理之精神爲用也。但堯之放勳在於全國之民。以其德性精神之感動。而兆民得享太平之康樂。吾人之治療在於少數之病人。以至誠精神之調理。而病人得享身體之健康。而功之大小不同。濟人之心則一也。

堯大德之精神如上所述。其功勳不但令民安樂。尤令天下之民。各安其業。自明其德。令天下之民。各明其明德。所以衆善奉行。諸惡莫作。變惡爲善之應。皆其大德精神感之所致也。故

贊之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照明。協和萬邦。黎民穆時雍）就其推廣德性。自本身而至於天下。放其功勳至於所極。此所以巍巍乎唯天爲大。惟堯則之。故孔子贊其德之大無以復加矣。當時僅知堯之大德化民。而不知堯爲大有力之催眠精神治療家。觀厥盛德勳勞。使天下人民安居樂業。非塞精神病之源。而不使其流乎。是治人民之未病。而防其有病也。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教天下人民變惡爲善。各明其明德。非催眠之暗示矯正人之邪僻。變邪爲正乎。是化人民之已惡。而止於至善也。由前之說是塞天下人民精神病之源。由後之說是矯正天下人民邪念。去物欲之害。而歸於天理之真。非大有力之催眠家何克臻此。彼時有催眠精神治療之實。而無其名。能令天下人民受其感化之實惠。而今有催眠精神治療之名。而無其實。無力令天下人民同受其感化之實惠。古人信有實無名之德化。今人襲有名無實之皮毛。何能與堯並駕齊驅。令全國人民強健。免除精神之痛苦。而皆止於至善之地乎。若比美堯。大催眠家之術。必須行堯之行。存堯之心。立堯之志。法堯之德。養堯之浩氣。育堯之精神。果能修養如是。以此德性之精神治療人病。立奏奇効。矯正邪僻。變惡爲善。誠易易也。不過我之力有限。而救正人民亦有限。如想立堯之功德。普徧全國。非政府設立精神病院。普及全國不爲功。

虞書贊帝舜曰。（重華協於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

命以位)

言其舜之潛德精神之光華。合於唐堯。不特仁德。而且深沈有智。不特大孝。而且文理光明。和粹恭敬。誠信篤實。堯知其潛在性德精神之體。將來發而爲用。必能繼其愛民之志。使天下人民精神快愉。無復發生精神疾病之痛苦。所以命之以繼其位也。

(禹曰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

言其帝德精神之光輝。於天地間之精神同流。無論天涯海隅之蒼生。無不在其精神普照之中。至於萬邦之賢黎庶。感其德光。均奮然興起而願爲之臣矣。由此觀之。德光精神感化之力。何其如此之大。所以精神治療。亦本此理而來。如治者用仁德至誠之精神治之。決定見効。若不本至誠良心之精神治療。不特無益。而或損之。凡與醫生懸額褒揚者曰。品端術正。若品不端。則術必不正。果其所得之術正。因其品不端。治療時馳心於外。其精神恍惚。豈能奏功。非術之不靈。品累之矣。如術不精而心正。藉此一片至誠心光精神之感動。病者或應之而愈。書曰。德則治。德者合敬仁誠而言。否德亂。有是德則治。無是德則亂。精神治療亦本此德。有是德則痊人之病。無是德則否。病者對於醫生。品端術正不可不留意焉。惟魏君鴻聲品端術正。抱定德敬仁誠四字與人治病。神到病除。非天私其人。惟天佑其德。而顯其靈。非其人求天佑之。惟其德合與天德。其精神

合於天之精神之故耳。非諛言。乃直言也。若作平常之宣傳而論。以直言爲諛言。則失其真矣。

（周書贊周公曰，惟公德明光於上下。勤施于四方）

此言周公明德精神統一字宙也。

（周書周公告諭君爽曰。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弗克經歷前人恭明德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言其召公遷葬職。周公慰留曰。天命民心。在人德光。精神之感應耳。子在職。能指導後嗣子孫。繼續前人光大之德。更顯其煥耀。若無人訓領，使在我後嗣子孫。驕慢肆侈。既不敬天。又不恭民。將文武德光遏絕佚墜。所謂在家失去天命民心。而不自知也。所以不能恭。故不能繼前人之恭德。遏佚前人之光。故不繼前人之明德。我留子之意。實爲我後嗣冲幼之子孫。繼續我文武光明精神之大德耳。此周公預防其後嗣喪德。而入於邪僻精神。不振之途。諭召公先爲矯正。足徵召公德光之精神感動力甚偉。否則何能令其變惡爲善繼續其前入光明之德哉。

（周書周公猷訓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言治民以德。民懷其德。頑民化爲良民。有此至治之德政。其馨香發聞。上感神明。下化人民。凡昭薦黍稷之潔芳。乃明德精神之馨香上達者也。豈黍稷之馨香哉。觀至誠明德精神之氣化

生馨香之物質。可以感神明。實不同於忿怒昧心精神之氣化生惡毒之物質。可以害人物。凡我催眠精神治療之同人。均抱濟人利物之懷。必須效法周公至誠明德之精神。上感神明。下感病者。養成我之精神合一於天地間之精神。再將合一之精神。治療病者。著手功成。此至誠之精神有感必應。不疾而速。對於至誠明德之精神豈可不加意哉。

國學萃編晨風閣叢書云直隸大城宋芙初秀才有奇術能望氣知人吉凶。先令人向日立片時。又使之背立後已復瞪日向日熟視被太陽照昏視物皆成紅黃白或青或黑綠諸色。然後別頂上之氣色以定吉凶。黃而有光采者大吉。白而有光者吉。青暗者凶。黑而晦昧無光者大凶。吉者時數豐亨。凶者命途坎坷。歷驗不爽。又以自己之臂置鼻間注視良久。其由腕至臂細如一髮者大吉。如粗大如杵。此緣目無光神不足。為不吉且短壽。又語人使之自察兩目神光在暗隙中流動如電者吉。黑暗不明者凶。百不失一。按周禮春官厭祿掌十輝之法。言稜陰陽相侵。赤雲為陽。黑雲為陰。又天文家有神光占及氣之遠近。望氣之術。古有傳書。宋芙初所論亦若英國克魯訥實驗之結果人之身體肌膚。不斷向外發射光線。其光之密度高低。其色之不同。因人之善惡。品行之邪正。體格之強弱。老少之年齡。男女之性別。精神之興衰邪正。道德之觀念有無。有種種之差別。而顯其光之大小。氣色之不同。如善者光大而色黃。何以言之。為善者吉也。所以宋君言黃而有光采

者大吉。惡者無光而色黑。惡者凶也。所以宋君言。黑而晦昧無光者大凶。吉者時數豐亨。卽書云作善降之百祥。凶者命途坎坷。然君子亦有坎坷之際。僅云命途坎坷。何足以當其爲惡之罪。而坎坷之中。必寓有大災大劫。書云作不善降之百殃。如其正氣充足。精神煥發。乃富貴之相。兩目神光灼灼如電。所謂胸中正則眸子瞭焉。其頂上之光必長。其氣必紅。表明享紅塵之富貴也。

晨風閣叢書又云。盛京將軍都公。爲人正大。其未達時赴友家燕飲。正觥籌交錯。言笑靡雜之際。忽喧傳內室有老僕婦爲鬼所迷。呼喚悲切。懸繩於梁。欲行自盡。家人勸阻。憤鬧益厲。友聞入內視之。但見老婦昂然高坐。作山左語。吾乃東壽州人也。貿易在京。不意病亡。行至汝家。腹中飢餓。又乏資財。願假飯一盂。借錢數貫。與我卽去。友大懼。卽如數與之。賜飯一盂。焚紙數事。畢又厲聲大哭。吾前世與此人有仇。今相見不恕。舉畢攀身上梁。首鑽繩圈。欲行自縊。救下面闌如故。百計遣之終不去。都公聞之大怒。進內責之曰。何方惡鬼。在此作厲。言畢以掌擊額。此婦忽跪曰。小人請大人饒命。言語甚和。形神亦悚。都知鬼有畏意。驅之曰。汝不速去。吾發汝雲南耳。女僕跪請曰。小人卽去。須請大人遠避他室。都公問曰何爲。曰大人紅光照人。紅氣侵人。身不敢當須藏他室內方可。都公疑鬼誣之。在猶疑之間。鬼知心對曰小人焉敢有誣。都公於是藏身內室。鬼卽向室叩首曰小人去也。僕婦卽甦。都公自室出急問所以鬼誣之故

。僕婦入廁門內立一黑人。不辨眉目向之一揖。卽覺寒慄不止。以後卽不知人。後數十年都公以軍功起家。位至專閫已食一品俸。由此推之。紅光紅氣長大者。定主紅屋之大富貴。而合火光與盛之貌。如其邪氣盛大。精神昏瞶。乃坎珂之兆。兩目黑暗。冥頑不明。所謂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其頂上黑氣多無光。定遭塵世之災殃也。人何不去惡爲善。以其黑暗無光之體。而變爲紅黃燦爛之光。以享上天降祥之福也。

張橫渠太和篇曰

（太和所謂道。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網緼。不足爲之太和）

按人與萬物受太虛之元氣而生。元氣內含有精神。元氣散爲萬殊。有象可徵爲之精氣。清通無象可徵爲之神。此氣散漫太虛，如野馬浮沉升降。飛騰不息。有陰陽動靜相感之性而得細縷太和相生之命。由此觀之。太虛藏神氣。藏而不用。所以太虛乃爲氣之體。藏者爲理世。爲之神。爲之性。空有埋氣神性。而不生人化物。有體無用。故云，不足爲之太和。太和顯神氣。顯則有用。所以太和乃爲氣之用。顯者爲化世。爲之氣。爲之命。於是太虛之理氣精神由屈而伸。變體

爲用。而顯其性命於萬物之中。萬物得此性命適情於太和之內。吾人欲適情於太和。必保此太和之氣。舍精神而言太和。卽是不如野馬網緼。不足爲之太和。同人設立此院。卽與同胞研究精神學理。充足其精神。延長其性命。適情於兩間太和之內。永無疾病之痛苦。懋歎休哉。此學關係人民之幸福何如此之大哉。

（橫渠動靜篇曰，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爲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旣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申也。反之爲鬼。以其歸也）

按此卽盈虛消長之道。本諸天者爲神。神者大而能化。化而難知。聖人合一。位乎天德。發乎至誠。故能窮神而知化。本諸地者爲精。精者氣清而通。通則不壅。聖人萬物皆備於我。故窮理盡性。能盡人之性。卽能盡物之性。人物之盈虛消長。均不外乎理氣精神與陰陽之申屈也。動物有息故根於天。以其呼爲精氣神之散。嘗言話多傷氣傷神。言者動而不靜也。靜則養氣養神。動則反是。於神氣兩傷。而神氣伸者。必漸而屈。盈者必漸而虛。長者必漸而消。以其吸爲精氣神之聚。聚者盈也。長也。伸也。當其精神盈長充足之時。靜而守之。存而養之。加之以清神學煨煉之法。使其精盈者化而爲氣。氣盈者化爲神。神盈者化而爲虛。與太虛之神氣息相通。太

虛之神氣。卽我之神氣。尙何有於消虛屈之病歟。植物無息。故根於地。遇地中之陽而生。發於根。而上升於幹枝花葉之間。一團活潑精神之生機。出於自然。俟其天氣反陽爲陰。秋冬之間。則仍降其陽氣。而歸於原根。還諸大地。與地氣息相通。所以松柏等樹。均能用地氣。而爲己氣。故能延千年之長生。因其應靜而靜。根於地而止於一也。吾人若合於天地之動靜。動靜咸宜。將其精氣神統一於天地。延年益壽乃自然之理也。

（西山真氏曰，神者氣之伸。鬼者氣之屈。氣之方伸者屈陽。故爲神。氣之屈者厲陰。故爲鬼）（朱子曰至誠祭祀。致得鬼神來格。便是就既屈之氣而能伸之也）

按精氣聚爲人物。精氣散爲遊魂。一聚一散。而有神鬼之分。陰陽之道。伸屈之理。精氣有左右人鬼之能。氣者神之盛陽之興也。精氣神三者團結。興盛之至也。且盛則伸而爲人。死者氣之屈。陰之極。精氣神三者漫散。各有所歸也。有所歸則屈卽爲鬼。若子若孫。果能以至誠之心。用精神相感。致得鬼神來格。使其已屈之氣而又伸之。感應之力何其大哉。譬如吾人之患病。無論外感內傷。其鬱結之氣血。必不能流通。滯於肝則肝病。滯於肺則肺病。滯於半身。則半身不遂病。凡滯塞不通之處。陽消陰長。其氣血屈而不能伸也。以至誠心理精神之陽光。照其滯

塞不通之陰結。陰遇陽照。猶如攻堅。其堅立破。塞者通。滯者化。屈者伸。則氣週流。其病立愈。精神治療能使屈者復伸。亦如朱子所云祭祀鬼神。使其即屈之氣。而復伸之。來格之理相同。其至誠之心理堅持。精神之神通。感應之妙理。而有所謂昭昭不可欺者也。

（明儒呂新吾曰。默契之妙。超過六經十聖。真與天談。又不須與天交一語。只對越仰觀。兩心只一個耳）

按催眠精神學理。如被術者能臻睡眠狀態。施術者暗示之後。而被術者與施術者。中間發生默契之妙用。心心相卽。卽是兩心爲一心耳。以治者之心理爲心理。以治者之精神爲精神。被治者無不惟命是聽。而治者之至誠感應如此偉大。非老於催眠家之良心作用不爲功。若不中正。稍有所偏。不能發生如此之默契。所以學催眠精神學者。先以正心爲本。空諸色相。抱定濟人利物之懷。屏除色障。親美麗艷姿之女。存以若姐若妹之心。打破色魔。對黃金白銀之財。存以見利思義之心。却除財迷。誠意如此。正心若彼。而後來學。才合天理。上天玉汝以成。吾敢斷定將來必成一催眠精神學大家。名譽崇榮。聲滿遐爾。懋歎休哉。

（明歐陽文莊德曰萬事出於知。故曰皆備於我。知也者神。神無方無體。其在人爲視聽。爲言動。爲喜怒哀樂。其在天地萬物。則爲發育

峻極者。卽人之視聽言動。喜怒哀樂者也。鳶之飛魚之躍以至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生生化化者。卽人之視聽言動喜怒哀樂者也。故人之喜怒哀樂。視聽言動與天地萬物周流貫徹。作則俱作。息則俱息。而無彼此之間。神無方體故也。故格吾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物。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神無方體故也。或謂物非止視聽言動。喜怒哀樂。夫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天下歸仁。喜怒哀樂中和致。而天地位萬物育。視聽喜怒之外。更有何物。蓋古之言視聽喜怒者。有見於神。通天地萬物而爲言。後之言視聽喜怒者。有見于形。對天地萬物而爲言。通則一。對則二。不可不察也。

按歐陽德所言知卽神也。此知卽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良知也。神者所謂德之盛誠之不可揜。流乎天地萬物之間。陽靈不測之神也。此神卽良能。良知無不知也。良能無不能也。知而後能。能而後行。知能猶體用也。蓋良知能。非以意識所知能者。而爲良知能。乃由常寂之感。而通乎萬物之情。爲良知能。而良知能。又非以視聽所知能者爲良知能。則不藉夫眼耳

之分別。一感即知即能者。爲良知能。如孺子之入井。因感而生慌惕惻隱之心。及乞人求食。噉
噉而與之。乞人不受。因感而生羞惡達於顙額之批。千萬人同情。善惡人共具之心理。不待學而
知能。此爲之良知良能。故謂之格吾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之物。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
物而不遺。所以精神無形無體無方。流行於宇宙之內。貫通乎萬物之間。精神治療疾病者。當其
未施術之先。壹其志。凝其神。誠其心。此即是寂然不動。因其寂然不動之誠。冀其施術時之感
而遂通也。致其常寂之感。非離感而求寂也。雖感何以治病。以其寂然不動之心。養成無形之精神
。以備感而遂通。則去人之疾苦。似此感通之精神。治療之功能。亦猶之乎視聽不藉眼耳之力。
則無不知無不能。寂然蘊藏之精神其體。感而遂通之精神其用也。

（周書康王贊文武王之德曰。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
。用昭明于天下。）

言文武大德徧羣黎。稅收國課所關故不能豁免。不過薄斂富民。溥博均平。而無畸輕畸重之
偏。民豈盡良善。對於不善者重化而輕刑。不務咎惡。非不用刑而輕省其刑罰。刑罰內而顯其德
。則文武對於罰如此之謹慎。推其尙德不尙刑之誠意。由外面見其內。內外兼盡而底至於極誠。
其仁德之精神。光輝於內。而發越乎外。用昭明於天下。其至誠精神之感化。能治天下而今萬兆

民中心悅而誠服。其功用何其大哉！以此推之而精神能治療人之疾病。昭昭明矣。文武一精神也。吾一精神也。吾何不如彼哉。其精神同。而其存心用精神時則不同。彼用其仁。吾用其殘。其精神則不同也。彼用其德。吾用其虐。其精神不同也。彼用誠信。吾用其詐僞。其精神亦不同也。彼用其義心。吾用其利心。其精神更不同也。彼用神光之精神感於兆民。而兆民悉被其神化。吾用惡氣之精神治療人疾。而人疾反被其惡污。而精神之用能治兆民而不能治一病夫。斷無此理。吾人果能本文武仁德誠信精神光輝之發越而用事。治人疾病其愈可立而待。至誠精神之作用。真有令人不可思議之妙。不外乎亞蘭慕吉林比精神化物質之理。惟精神有善惡之分。善精神故益人。惡精神則損人。魏君鴻聲深明其理。其精神之正且善深益於人。不待言矣。而其及門諸學士均抱濟世寧人之志。對於精神之作用。善惡邪正之間。必須時時而留意焉。

周書穆王贊虞舜君臣之德化及人民曰（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

言舜居天下之上。而有首天下之德。在上之君。有穆穆和敬之德容。在下之臣有明明精白之儀容。於是穆穆明明光輝之精神發越於外。而達四方。人民見其君臣之德光如是之昭明。觀光而彼感動。以致修德爲善惟恐不動。此乃德光精神感化之功也。催眠中暗示默裂矯正其邪癖而歸于

善德之明證也。催眠證神學非無理之學術也。

周書武王贊文王之德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

言文王德並日月。其精神光輝之照臨天下。民人在光澤之中。豈僅顯於發祥百里之西土耳。觀此益知存心仁德。和平氣化生透體之光明。照耀四方。人民觀光感化。其精神之功效誠有不可掩者。絕不同於存心殘忍惡濁之氣化生物質之毒蕪。遺無窮之害。同爲精神。正用則益人。邪用則害人。吾人應知有所擇焉。

顏淵贊孔子之道德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子貢贊孔子之德曰。仲尼日月也。又曰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程子曰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下同流者也。言孔子之道無方體。無窮盡。高不可及。堅不可入。前後恍惚無象之可徵。其至德之光輝明如日月。普照天下。可見而不可卽。猶天之無階。不得級而升也。其至德精神之光感化天下亦猶天地生成而無窮盡。所以其神化上下與天下同流者也。孔子仁德精神感化如此之廣大。以此證破。精神治療疾病。催眠矯正邪癖。倡自古代在不知不覺之中。與於今世爲有名有實之學也。

四十二章經第六章忍惡無瞋云

（佛言惡人聞善。故來擾亂者。汝自禁息。當無瞋責。彼未惡者。而自惡之。）

言其惡人不行善事。見人行善反生嫉妬之心。故意前來撓亂。當此之際。爲善者應自禁息。不可與之較量是非。總以忍惡無瞋爲上。彼惡人以惡意而來。其惡精神化生物質之毒素。蘊蓄於臟腑內無所發洩。而其害人之毒氣。含於內。反而害己。而且乘之以惡。適自成其惡。故無量壽經曰（惡人行惡。從苦入苦。）何爲從苦入苦。言其惡人存嫉妬嗔恨之意。化生毒氣先有害己之苦。此是蓄藏惡意當時之苦。如能即時醒悟。反惡爲善。則仁善精神化生物質之善氣。立將其毒氣攻散。而不受毒氣之害。所謂邪氣不侵正氣。此自然之理。今古公認。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剛大浩然之氣。攻解其陰毒不正之氣。猶如滿天陰翳之氣。經陽光一照。卽化無有。而昇暖和精神之象。彼之一苦則變爲甘。何能再入苦矣。無奈惡人。毫不改悔。不知自治其毒氣。則受自害之苦。惡人惡行。則偏成其惡。惡其因。則惡其果。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所以從毒氣當時害己之苦。又入於將來報應之苦非從苦入苦而何。現在之苦不救。將來之苦無窮吾人宜速

覺悟。何不出苦就樂。豈可從苦入苦歟。

四十二章經第七章惡還本身

佛信有人聞吾守道。行大仁慈，故致罵佛。佛默不對。罵止。佛言。今子罵我。我今不納。子自持禍。歸自身矣。猶響應聲。影之隨形。終無免離。慎勿爲惡。

又第八章塵唾自污

佛言惡人害賢者。猶仰天而唾。唾不至天。還從已墮。逆風颺塵。塵不至彼。還盈己身。賢不可毀。禍必滅已。

以上二章之意皆是止人爲惡。以免惡感情精神化生物質毒氣。加害己身。有滅亡之禍。不忍坐視其禍。諄諄勸誡。以除其來禍之源。慎勿爲惡一語。包括甚廣。如貪瞋癡愛。忿恨嫉妬。一切不正當之私情均以惡之一字概之。慎勿爲惡即止其毒素發生於內以自害之。非除其禍源而何。蓋忿怒瞋恨能害人禍已。我國儒釋道及各宗教發明最早。非由美國愛而馬凱及開替並亞蘭慕苦林氏

相繼之發明也，不過我國僅言其害人而言其所以害人之理而彼等實驗其變化。由精神感情化生之物質。能詳究其功用能力也。造用於我。結果於彼。從此覺其害而知警。爲惡者改而向善。迷者同登覺途而愛而馬凱等化人之功德亦無量矣。

三聖修養精神普度衆生即精神治療之先導論

妙哉天地間之萬物也。天地萬物何由而生乎。不外水火二氣之作用。水精而火神。元氣含於水中。非由火以傳之。則水中之氣無從而生。萬物固始生於水中成於火。有水無火卽是有精無神。水火不感則陰陽二氣不生。何能生成萬物哉。茲據河圖而按之。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生於一成於六。一與六相加則爲七。是火之成數。乃水中有火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火生於二成於七。二與七相加則爲九。又爲金之成數。乃火中有金也。故釋教以火中取金。名曰金剛。道教以火取金。名曰金丹。儒教以火中取金。名曰乾元。所以水火二氣爲造化之大能。惟一六二七九之數。是水火互相生成之數。造化之原始。僅有水火而無金木。則金木藉水火之氣而生成。推之萬物雖水火而不能生成也明矣。則水中有火而火中有金亦明矣。昔言木生火金生水非原始之水火也。今言水火生金木。乃先天原始之水火也。蓋水火所生之金。熱極則又生火。寒極則又生水。而金中有

水有火。非水火生成而何。夫水火所生之木茂盛時則含水。枯槁時則含火。非水火生成而何。有此理由推之。水火之氣。能生成天地人萬物之原質也。而天地人萬物之精神寓焉。精屬水神屬火。用精神治療他人之病。如治其心病。是以水火治其火。治其腎病。是以水火治其水。治裏肝病。是以水火治其木。治其肺病。是以水火治其金。金木原爲水火之子。子賴母之調養而生成。腎乃爲水火之生成。夫用精神治療係根本之治療也。夫水火乃造化人物之本。當天地初開一片汪洋。何有人物。俟水火相交。而金木萬物生焉。有形水火相感之能力。卽無形精神相感之能力。足見天地萬物有一氣相通相感之義。書曰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其是之謂乎。神爲心爲火。火則明。精爲腎爲水。爲海。水則精。明由光生。光因清現。光明必藉輕清之氣而顯。而水火亦一氣相通相感之義。水火生萬物其始。而害萬物其終。則萬物何受水火之害歟。因身內之水火不足。不能養其體。必受其害矣。水不足。卽是精不足。火不足。卽是神不足。精不足。則水涸。水涸則腎虛。神不足。則火衰火衰則心虧。內之水火不固。外之邪氣來侵。以盛大之邪氣。攻虛弱之精神。鮮有不致死者。所謂水火生萬物之始。而害萬物之終。人果能慎終守始。保其原來之水火。固其水火之氣。發生之精神。則心腎無病矣。金木爲水火所生。肺肝爲金木之氣所生。有體內之水火滋養之。則肺肝亦無病矣。而三教聖人。知水火爲萬物生成之原。無不以精氣神爲修養之本。

釋之金剛。置之金丹。儒之乾元。均由煅煉精神而得。成已而後成人。成已者煅煉修養之謂也。成人者。以煅煉之精神。普度衆生之謂也。吾人之精神治療。亦本三聖成已成人之義。如不煅煉其精神至於已成之境。何能以精神治療疾病而達成人之果哉。吾人於成已成人不可不辨本末先後之序也。

法華經序品云。爾時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間。靡不周遍。觀無量壽經云。無量壽佛身。彼佛圓光。如百億三千大千世界於圓光中。觀普賢菩薩行法經云。見有化佛。坐蓮華臺。衆多菩薩坐蓮花鬚。化佛眉間亦出金光。又云。普賢菩薩。身白玉身。五十種光。光五十種色。以爲項光。身諸毛孔。流出金光。放大光明。照於東方無量世界。皆同金色。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普賢菩薩以光明莊嚴力故。說人之一切惡業。而行者自發露黑惡一切罪事。復更懺悔。隨普賢教。皆正心正意。漸以心眼見東方佛。行者以心眼見己身。亦在於彼光明照中。於是耳漸漸聞障外聲。眼漸漸見障外事。鼻

漸漸聞障外香。舌身意亦復如是。得是六根清淨已。身心歡喜。無諸惡相。心純是法。與法相應。

榜諸佛菩薩均以正念結合之精神金光普照十方。救濟衆生之疾苦。非精神治療而何。普賢爲其說法。均隨其教導。正直其心意。而無一毫私邪夾雜其心意之間。深合催眠術暗示之法。俟其聞法之後。無諸惡相。已被其感動則改惡向善。非矯正邪僻之效乎。普賢不但以心靈之精神治其疾病。尤治其邪僻。心純是法。而彼亦與法相應。此卽催眠暗示後。施術被術者雙方間所發生之關係。心心相印。默相會合之默契也。既治其身體之病。又治其惡心而化於善心。並以其莊嚴精神之金光照後人衆皆在光明之中。化其氣質之惡性。還復本初之善性。由是觀之莊嚴正念之精神。不特治其病並治其心。尤復其性。既益其身心。又益其本性。其功用如此之大。而精神學理益於在世之身心。又益於出世之性命。頗有研究之價值。惟人心有邪正。而精神隨心之邪正爲變遷。心正則精神正。發極大之光明。心邪則精神邪。發最毒之氣質。正者中和也。邪者偏而曲也。有諸內必形諸外。邪正之不可掩也。心正之精神願養於內。未發而用事時謂之中。發而用事時無乖違悖戾之行謂之和。中爲體和爲用。中爲生和。而和能顯中。所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無大本之精神。何能通達道之正路。有達道之正路。必養大本之精神。如

去中正之心。而在邪曲之心則天君不居正位。安有泰然之象。心邪則情邪。情邪則精神必邪。取積者邪。取施者亦邪。不中必不能和。發不中節。雖有達道。而失大本。不能行也。所以精神學乃爲達道之學。濟人利物。有益於社會國家。若有志斯學者。必以正本爲先。正本不外乎慎獨。獨者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地。慎獨者存養其正心。修明其本性。蓋修養之心性。所生之精神必正。而精神之光明照耀大千。與天地間精神之流合而爲一。精神之所在。可貫金石。無往不利。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以此精神治療疾病。矯正邪僻。有何難哉。必如此而後始能與普賢爭光亦能得其救人之功德焉。吾人勉之對於斯學不可不辨其邪正也。

「寂無禪師曰歛神韜光。銷歸秘密玄竅之中。一切不染。而寂滅之。寂滅日久。如是三年九載。滅盡無餘之際。神光周足。法相圓滿。色空俱泯。形神俱妙其歛也。至精至微。納入芥子而無間。其放也。至大至剛。包羅須彌而無外。將見無極神光。化爲太陽紅光。恰似赫赫日輪。燦爛彌滿。無邊無量。爲萬道毫光透徹於九天之上。貫通於九地之下。大放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無論聖賢仙佛及萬物衆生。莫不齊現於光照之中」

按其寂然不動。欲神精光。所養之精神。普照徧滿大千。其廣大無邊。何有涯際。被照者皆在其光澤之中。此動而用事一片慈祥致和之氣。何等光明。當其寂滅之時。無染無著。修養精神。納入芥子而無間。其精微玄妙。神奇莫測。捲於方寸之內。此靜而返照。一圓空寂靈明之心。何等清醒。此非催眠精神學理之緣起歟。蓋催眠精神學。其初養此精神之時。亦如道家之序程。當其修養。常寂常照。淨意湛心。盡塵念垢。蕩洗無遺。心光自現。含蓄之精神圓明正大。有寂照修養之功。始顯此琉璃寶月之光。惟寂能生定。照能生慧。定爲體。慧爲用。有體必有用。所以慧不能離定。則照而寂也。即用以顯體。所以定而後能慧。則寂而照也。照而寂者。因照雖寂而常知也。故寂而定。定而慧。非照而寂之功不如此。寂而照者因寂不滅照。而常惺也。故照而定。定而慧。非寂而照之功不如此。寂者定而養精神之時。爲體。以入於靜也。照者慧而使精神之時爲用。以主乎動也。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正是精神治療疾病奏功之時也。

按英國克特訥博士。曾有實驗所云人身體肌膚。時刻向外射光線。其光線之密度合色。因人職業品行老弱男女性情體格有種種之差別。而善人惡人。光差甚遠。可以試驗。蓋賢智仁慈之人其光美麗云云。按此所云各人所發出精神之光不同。未經修養固然如是。即便修養之士。其功夫有深淺。既有深淺之別。光有大小之分。釋曰凡人物皆有佛性。儒曰人皆具明德之性。不遇爲氣質

所拘。物欲所蔽而失其明。所謂意地清而世界淨。心水濁而境像昏。唯心訣警世篇有云有貴使我
 僑倨。有賤挫我行藏。觀貴賤之職業不同。一使其僑倨。一挫其行藏。豈明德本性原有之狀態。
 因貴與賤使然。既蔽其明德而外射之光線顏色。自然不同。有老奪我壯色。有病損我形貌。觀壯
 色形貌自不同於老弱。一老奪其壯。一病損其貌。豈初生時即老弱。健壯時即有病。因老與弱使
 然。既老弱而病矣其外射之光線顏色。自然不同於健壯之時。以二宗概括男女，性情，體格，善
 惡，賢智，仁慈，各人。其外射之光線大小顏色明暗。自然皆不相同。皆因隨情動念。遇境生心
 。念榮華而生驕奢心。念富而生貪婪心。遇順境而生戀愛心。遇逆境而生厭惡心。乃至誘我者而
 生嗔怒心。頌我者而生高傲心。貌美者動我淫亂心。像陋者生我慢恨心。擾我神莫如憂。喪我志
 者莫如惱。奪我魂者莫如懼。動我魄者莫如驚。冬令相迫。夏暑來侵。寒傷體而熱悶胸。餓則腹
 餒而難忍。渴則喉乾而生烟。種種逼迫紛至踏來。順境逆境美惡不同。有此種種遇。而生種種心
 。遇此種種情。而生種種念。喜怒哀樂愛惡欲之七情。及憂愁恐懼驚煩惱之七境不同，擾亂心田
 。因情境之感動。而身內之變化萬端。所發出之光線。何能強同而無異。似此認妄迷真。逐塵背
 覺。遮隱湛然之真心。不復清淨之本性。故起信論曰。一切境界唯心妄動。其是之謂乎。心若不
 起。一切境界相滅。唯一真心徧一切處。是故三界虛偽。唯心所作。離心則無分別。何有六塵。

吾人分別心太清。故有七情之感。喜怒哀樂發不中節。則累及於心。則心病生矣。非不研究中和之道。動靜非宜之過歟。靜不合宜則失中。而不能致中。動不合宜則失和。而不能致和。即無中和之氣。所發之光微小不顯。理之當然。甚至於僅發放黑氣。並無光之可言。人之精神被心之萬端驅策。皆消磨於繁華紛靡之場。餘有污濁之氣。與人治療疾病何克奏功。所以吾人精神治療。注重唯心之訣。達境唯心。如了自心。必須由常寂常照入手。寂而照者。非靜而頑空。原爲修養我純正之精神。以待治療之成功也。養此定慧之精神。始能相感相應。有其體。必能達其用。能用之神光。雖不敢此擬聖佛之光照大千。惟此精神之光用在治療疾病。綽綽有餘矣。唯心靈射出精神之光。有如此功效。非有實驗之把握。何敢作大言不慚之論哉。

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及儒釋道。各聖人本體發揮極大光明。普照遐邇。澤及萬民。無非存心養性。性德心功。修練純潔。誠中形外。明德之光。自然發露。觀其動則致和。非勉強之虛僞。乃自然之實驗。致和由致中而來。無致中之本體。何能發致和之末用。末由本生。體爲用立。無體何爲用。無用何爲體。所以諸聖守中修養性德。非爲發性德精神之光輝。莊嚴其儀容。以矜張其神聖。正爲用此性德之精神。建大功立大業。與民衆謀萬世利賴無窮之福。豈爲已哉。乃爲人也。但爲人。卽是爲已。爲人必先乎爲已。雖已不能言人。雖人何能成已。已與人體用也。中。

和也。當其修養心性。靜而守中時。立心性功德之體。由已入手。非爲已而何及其修養精純。勤而致和之際。發心性功德之用。行其心性精神功德之願。而作濟世救民利物之業。益人爲念。非爲人而何。俟兆民仁惠均沾。化行俗美。改惡向善。俾天下人民之心。皆以聖人之心爲心既富矣。而又教之。迨至功德圓滿。成其爲聖爲佛爲仙之名。則萬世崇拜。百代馨香。此又爲人。而大成已也。所以立人者先已立。達人者先已達。成人者先成已。成已原爲成人。成人真是成已。古之聖人眼光遠大。在濟人利物上作大用。在修性正心上立全體。有真心成人之實。非繕成人爲成已之名。其本志豈在博得一聖佛仙之位。爲萬世人民之崇拜哉。惟有其實方有其名。理之自然。不期然而然。所謂民意即天意。民以其有聖佛仙之心。而行聖佛仙之事。崇之以聖佛仙之位。至誠推拜。感動上天。亦默許其爲聖爲佛爲仙。此又因果相報自然之理也。蓋古之聖人皆以窮理盡性至命爲實學。始以窮理。中盡性。終以至命。窮理者。窮究此性理至善之地爲何地。盡性者。得此至善之地。竭力行此性理以止於至善之地。此非前云修養性德靜中全體之工夫乎。但聖學總論云。有本體之性。有發用之性。有發源之性。茲先以儒門窮本體之性理。以盡本體之性功而按之。子絕四。母意母必固母我孟子言求其放心。中庸言溥博淵泉。言中立不倚。言何思何慮。言寂然不動。言允執厥中。言喜怒哀之未發。言明德。言緝熙言猗獨。言其明。如此等類皆言

本體之性也。繼以窮發用之性理。以盡發用之性功而按之。如詩書禮記春秋孝經各書所載。言庸言和言怒言發皆中節。咸言發用之性也。終以窮發源之性理。以盡發源之性功而按之。如易經爲發源之性。及至命理功之專經。河圖畫五行生成之象。伏羲八卦列陰陽之配。皆言發源之性也。再以釋門窮本體之性理。以盡本體之性功而按之。如金剛經言不應住色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言應如是生清淨心。言應生無所住心。言如是降伏其心。言已往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言無我見。無人見。無衆生見。無壽者見。言空。言忘相。言忘法。言定光王言琉璃光王。言寶光明。言光明藏。言舍利子。等語皆言本體之性也。繼以窮發用之性理。以盡發用之性功而按之。言以滿無量阿僧祇(無數也)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言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言以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爲人演說。言滅度衆生。言作無量功德。言斷煩惱。言除貪嗔癡愛。言懺悔一切罪過。言報恩稱稱皆是言庸言和。言發皆中節。皆言發用之性也。至發源之性。至命之學。如金剛經。楞嚴經。華嚴經。觀音大士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皆言發源之性功。至命之真理。則至精至微而至顯。亦至詳至悉而至明。至於道門窮本體之性理。以盡本體之性功而按之。如太上定觀經。大通經。五廚經。清靜經。日用經。以至唱道真言等書所言心靜。神靜。不思善。不思惡。言若有若無。若忘若存。言空無所空。寂無所寂。忘無所忘。言滅動心。不滅照心。

。言無有見。無無見。言如如不動。惺惺不昧。言疑空心。不凝住心。言如明珠之彩。如寶鏡之光。言如如自然。廣無邊際。言一心內守。如空無象。湛然圓明。言莫以心緣心。還莫住絕緣。心在莫存心。真則守真淵。言不以意思。意亦不求無思。意而無有意。是法如是持。如是等語。皆言本體之性也。繼以窮發用之性理。以盡發用之性功而按之。如太上感應篇功過格。求心篇。醒心經諸書所言。皆言庸。言和。言發皆中節。無非言發用之性也。而其教人窮發源之性理。以盡發源之性功而按之。觀其各種丹書。言對鏡忘情。言在欲無欲。言煉性鑄劍。言作上天梯。言煉已築基。言黃龍髓。言真汞。真陰。木液等語均言發源之性也。至于言取坎填離。言移爐換鼎。言神形俱妙。言脫胎出神。言面壁立功。言盜殺中生機。言大還丹。言採大藥。言真陽真鉛。言白虎漿。言沐浴。言封固。言金花。立言雖異。其理則同無非巧比妙喻。詳言窮至命之理。以盡至命之功也。總以上諸聖及三教聖人存仁民愛物之心。涵養性德。而心性功德之精神大放光明。以作濟人利物之功德。此心同此理同。為萬世人民之崇拜無不同。較諸殘忍不仁。忿恨成性。貪嗔癡愛。嫉妬仇讐。一切惡心害人害己之惡精神所化之毒氣物質。發射體外。遺害無窮者豈可同日而語。人身體內發光不始自堯舜。蓋自盤古有人類以來。正直有道之人。無不如是。如回教天經言自阿丹人祖生有聖德。光輝徧照大千。聖聖相承。代代傳光。人人保守依慶呢

(經譯音即信心不)

【至誠】
之意

即人人發現依廢呢極大之光亮。若失此依廢呢。不特無光。心田發生黑暗。在世遭奇災大禍。惡病厲疾。死後永入「多滋海」（經譯即地獄永入者即無問言其入無間地獄）以此論之。心正純一發生精神之極光。乃同於英國克魯訥博士實驗人身不絕向外發射光線之論。而心邪意惡則無光。僅發生惡精神所化之毒物質。害已害人。此亦同於美國亞蘭嘉苦林氏實驗人之嫉妬忿怒化生之物質所含毒素最烈。能害多人。如耶穌教聖經言耶穌登山。示其聖徒。其面光白如日。衣白如雪。據五教聖人。身發光輝相同。益徵克魯訥實驗之結果。言人身發射光線。有邪正有善惡。有無大小之分。益信其徵實之論。我國各經言之於先。不過吾人未加詳察。以為各經所言。隨意書之而非事實。並未留心研究也。吾人尚歐風。而忘國粹。凡西人發明之一事一物。無不奉為金科玉律。竟將古聖之至理名言。萬古不磨之論。為腐敗陳言。良可慨焉。如精神學說來自外國。固屬精深之學理。極有研究之價值。惟人各有一心靈。必將心性修養靈明。由中發出正直之精神與人治病。方收感應之効。非釋家之明心見性。道家之修心煉性。儒家之存心養性。窮理盡性之學乎。當其入學之初。靜坐養性。正意誠心。以冀養成心性光明精神充足。治療疾苦。不敢稍有偏倚。非以儒門致中之道為本。因致中收精神發光之効。非儒門之明德。緝熙光明。乃見心性之微。非無思無慮。慎獨求其放心之功而何。然本體心性精神之光。潛在虛靈之府。知寶光明。如琉璃光。應本無人見

無我見無衆生見。無壽者見。無未來現在過去之三心。要忘相忘法之二意。如是降伏其心。而心性始放如來之光。非釋門之遙而何。則本體心性精神之光。潛在虛靈之府。本如如不動。惺惺不昧。昭昭常明。如鏡光珠彩。了了常知。應當清淨。凝空心。不凝住心。滅動心不滅照心。若有若無。若忘若存。至虛而不頑空。如是寂照。而心性發源始之光。非道門之遙而何。如靜而致中。養成心性精神之寶光。以待勳而致用作精神治療救人疾苦之時。亦必本三聖之經。言庸言和。正心誠意以施術。始奏發而皆中節之效。由此觀之。我國三聖發明心理性功。實精神學之鼻祖也。

中華民國廿年四月廿貳日收到

精 神 寶 貴

人之身體強弱區別只在精神多則強壯少則瘦弱濁則病無則死精神與人身之關切何等重要而當精神醫者以自己鍛鍊純潔之精神注射在病人身上將那病魔逐出填其空隙病者轉弱爲強脫離痛苦設想精神醫之損失如何所以雖得代價甚於賣血醫院介紹貧人血一磅換得富人金錢許多一人外得金錢內失血汗一人外犧牲金錢內得榮養若以精神治療藉維生活者其營業較之賣血更有甚乎卽得幾個代價孰得孰失所以我寧可將法子送給人亦不愿意將我的精神賣給人卽便使我發財我也是不愿意的再說我的宗旨本抱着普及的若只以我個人的精神去治無數病人如何辦到卽儘量去救終是狹小倘人人俱知精神寶貴俱能按法鍛鍊不待救而已救世界人類無病可言方爲眞普及我之志願方爲達到未知高明以爲如何

3 112 素 要 生 衛

衛生一道世界賢者論之詳矣其目的不外乎使人身體健康永無病苦而行者每多不憚只尙皮毛飲食必撰滋補房屋崇飾清潔一瓜一果必待剝皮而食此等衛生不爲無益究其實理只在皮表收效甚微眞講衛生者須求其根本人之一生內中主宰只是精神二字精神純潔充滿全身百脉流通何病之有縱遇外侮莫之能害而鍛鍊精神之法首須淘汰心理於內致良知於外不使一念之惡潛伏於胸中方爲根本衛生否則造成毒質化惡精神眞光日泯濁陰日生一旦爆發性命且難保又何衛生之可言所以精神爲性命之蒂根精神頽喪性命立無可不慎乎然矯正心理又非在稠人廣衆中所言行也須知在慎獨上用功夫在人所不知己所獨如之時勿抱自欺主義而復其原來本有之善性方爲眞講衛生而得善果卽神鬼賢愚壽夭無不由此而判焉所謂救人者眞乃自救害人者終歸自害賢者其鑒諸